

2

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JAN 19 1932

T 5466 / 4832

~~CHL 5531 / 4832~~

2

唐堂集卷五

序一

子鈔四部書序

華亭 黃之鶴

五

鈔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各一卷為甲冊曰經部鈔左
 傳公羊穀梁國語戰國策史記漢書各一卷為乙冊曰
 史部鈔老子管子晏子孫子列子莊子荀子鶡冠子荀
 子韓非子呂子孔叢子淮南子揚子各一卷雜錄諸子
 一卷為丙冊曰子部鈔賦騷樂府詩雜文自皇古迄於
 漢止歸中諸子之卒建安年者亦系為各一卷為丁冊

唐堂集卷五

華亭 黃之雋



序一

手鈔四部書序

鈔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各一卷爲甲冊曰經部鈔左
傳公羊穀梁國語戰國策史記漢書各一卷爲乙冊曰
史部鈔老子管子晏子孫子列子莊子商子鶡冠子荀
子韓非子呂子孔叢子淮南子揚子各一卷雜錄諸子
一卷爲丙冊曰子部鈔賦騷樂府詩雜文自皇古迄於
漢止鄴中諸子之卒建安年者亦系焉各一卷爲丁冊

曰集部或曰自祖龍之燄而先秦之文缺焉不備矣漢以至於今書日充積小酉不足爲其匱東壁不足爲其府而子截以炎劉之業其失也漏予曰如子言脫吾不幸而蚤生爲魏晉人將不得而讀書也耳聞目見盡於漢矣其曰留吾耳目以待潘陸陶謝韓歐諸人之生而爲書然後藉以擴吾之觀記乎吾縱不蚤生魏晉之世然經自歸周孔元經中說支矣膚矣史自歸左馬陸約以下俳矣纖矣子自歸莊列抱朴石匏淺矣難矣騷自西漢而止賦自晉而止文自漢而止厥後一振於唐一變於宋耳惟詩自漢而後遞遷而極備而截以建安之

業者從其類也三代秦漢之書如天地日月日用衣食也無所逃也六朝唐宋則如幽尋乎山水羅致乎珍錯非禁其必然可恕其不然也或曰秦漢以前詞艱而義深注疏百出猶懼其晦蝕也而子取諸傳注訓故而空之而僅存其文其失也瞽予曰如子言脫吾不幸而又蚤生爲漢人將愈不得而讀書也夫王肅杜預王弼范甯穎達師古之徒未生而吾先出或百年或數十年其將忍死以待王杜諸人之生而訓故以資我之講解乎又不知王杜諸人之果先乞注於誰也夫讀書者一以爲糟魄一以爲筌蹄吾徼之而參其理之所以明顯之

而玩其章之所以成譬彼山川則掇其秀譬彼日月則
攬其精譬彼華萼則落其實石石而鑿之晷晷而測之
葉葉而掇之爲業勤矣而所獲者僅矣翫其章雖樸遯
渾噩如虞夏人之言而辭旨可以爲吾法參其理雖厖
雜悖謬如七國人之言而智辨足以爲吾采或曰然則
流覽焉默契焉而畢其事已耳奚必殫竭繭兔窮歲累
月劬手而費時執藝而遺悟其失也鶩予曰如子言脫
吾不幸而又蚤生爲周秦人將愈不得而讀書也昔者
繭未紙兔未筆刀刻竹簡或木版爲書謂之鉛槧是終
此四部者將終其身爲冶削也旣成牛馬汗而不能載

也今吾以數年之力而約之於盈尺之數弓與七略四
庫者敵取攜不加便而吟覽不加聚乎如之何其鶩邪
宋衡陽王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曰巾箱中有五經
於檢閱旣易且一經手寫則未不忘葛洪云予抄掇衆
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譬猶
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也

松籟集序

昔者黃子將讀松籟集而有嘔焉人之少也率其性情
流動滿盈內而詩書之氣外而天地之象網緼觸發心
唱手和使胸中所見盎然流於楮墨於是文章以樂而

多昏冠之後縈以世慮饑寒內迫異類外侮學雖進而
易雜業幾成而又荒於是壹鬱無聊不平隨心之聲一
寄於歌泣於是文章以憤而多文章者所以傳其憤樂
之理者也嗟乎文之傳不傳有命昨見人以殘楮襲餅
乃鈔本詩藁也有畫省恩渥語流年七旬語有送董思
白太史詩意其人搢紳而壽者又嘗過酒家見以刻板
析而蒸酒則方太守禹修所梓鍾山人染蹠草也夫豈
非自道其所憤樂鈔之刻之而欲傳之者耶乃其後如
是昔慶虬之撰賦勿貴於世詭曰長卿時遂推重張率
作詩虞訥詆之詭曰休文訥大稱賞人厚耳而薄目貴

遐而賤邇其震於耳者霆也而眩於目者霾也於遐也
以其爲翼之蜚也而於邇也以其爲足之踏也王仲任
曰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曹子建曰
人懷盈尺和氏而不貴不大足嘅耶吾輩貧賤年齒未
壯聲名未立徒有志於古之所謂立言者比興以爲詩
訓誥以爲文易春秋傳以談道叙事志高氣盛妄欲傳
後以爲不朽而憤樂乘之日以滋多又安知異日不爲
襲餅蒸酒者耶辟刮竹以爲箏之弦春風起聲嗚嗚然
過而不存折蘆吹之以爲笙伊伊然鳴隨壞而棄之嘅
未已乃發其集讀之自其詩以逮雜著哀怨愉怡暢厥

唐書集 卷五
性情之所至而能式於古則起謝路子舒馭曰吾嘅者
過矣吾蓋自嘅也吾之籟黃蘆苦竹也非以嘅子也子
之籟松也可貫四時可壽百年曩有陶隱居者嘗喜聞
之曰可滌十年塵胃是集之謂也

韓孟李三家詩選序

夙嗜古詩博觀漢魏六朝之製自謂有得既購長吉集
讀之奇而豔既又讀東野詩奇而古繼又讀昌黎詩奇
而肆三子者之業雖不同其奇一也其奇雖不同其源
於三百篇一也迺共抄撮爲一部顏曰三家詩選云抑
非獨三子而已由源以疏其委則於宋得謝翱於元得

楊維禎於明得徐渭復彙而鈔附之夫其鯨呿鼉擲搯
胃擢腎汗瀾卓蹕俾寸穎尺幅之間幻於鬼神僊靈而
不可思議變於蛟龍風雨而不可捉搦遂於天根月窟
而不可登詣尙得以世俗傳習聲病之學與之較分判
而劑法度哉蓋嗜之者有年自顧材力庸謏縋幽而未
至伐險而僅獲乃去而洋溢於他人之津域以自寬縱
而不受約束於數君子者又有年外借詩貴和平廣大
不宜鑿刻剝削之說以文所不及其實縋幽伐險之難
非筌蹄之謂也故取舊本序之以志予之所嗜在此

功過格序

嘗讀韓柳家言韓之言曰賢者不遇不賢者食報造物者所好惡異於人耶抑漫不省記聽其死生壽夭也柳之言曰天烏能賞罰人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望賞罰於天者甚謬二言者雖有激乎言之然驗之頗確史遷論淵跖先之矣然而爲因果之說者曰善惡有報其理本諸易尚書顧不盡然然則如之何曰爲善雖得禍猶當爲善爲惡縱得福終必不肯爲惡若是者君子也爲善不必福萬有一得福則勸人曰天固福善也爲惡不必禍萬有一得禍則戒人曰天固禍淫矣若是者君子也脫必善蒙福惡賈禍吾恐注生之斗賜福之官皆聞曹

且日役雷霆水火以昭報於九州而伺暗室者目必眩奏天曹者舌必敝錄黑籍者腕必脫乘是而漏網者又多矣何也善人寡不善人衆也而勸戒人者則曰若曹偶而遺幸而免姑俟以觀其後夫善惡猶銖兩也禍福猶稱錘也雖折其衡君子寧減惡使輕而增善使重此沈子赤輪之書所爲作也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兩市屠沽酒肉不售顧不聞屠沽易業者則道子之畫終未能盡化人於善而冀因果之書之足以化之不能矣故莫若舍禍福之報而專言善惡以爲必諸天不如必諸已吾但謹爲善不作惡而已禍福非所知是則既不謬於

聖人易尚書之教而亦不爲史遷韓柳之言所搖抑吾聞於時善者愚柔之謂惡者材智之稱訓詁又不同矣故變善惡言功過尙可適於俗

也園送春詩序

歲在癸未三月之晦同人集於也園賦詩以送春客酌而谷曰送春禮乎曰無之聞之月令迎春東郊春可迎也亦可送也堯典之命曰寅饑納日日可饑也春亦可送也客曰其來何自其去何之其交代何所何不見其回首焉駐足焉眷戀而踟躕焉何東皇之少情而何爲乎送諸曰吾非送天之春也送吾之春爾天之春往過

來續無有窮紀我之春歲逝而歲滅自孩笑以至於今其爲春也多矣學問之未積功業之未樹道德不彰於身膂力不庸於國而分寸之陰駒過電滅不爲我少留春若曰吾之視爾不爲不勤矣否除而泰乘復來而剝往歲有長月有進日有益吾一年而一至而改觀者多矣而爾晝然如故也狎至者褻習見者厭將去恐不速奚戀之有嗚呼春之去我非愒也可因是以惕吾志而迫吾程不則忽忽爾芒芒爾蟪蛄爾蜉蝣爾客曰思深哉其非流連光景之謂曰抑有進焉夸父逐而魯陽揮猶之無益耳沂水舞雩之春至今不去也

有學集詩注序

虞山先生當有明之時文章稱科名聞譽配官階卓犖乎完人哉初學集可觀已以甲申止其集者著書於是終也昔江醴陵自宋齊入梁老而才盡虞山入國朝婆娑六十餘老人矣假而其才亦盡則有學集烏能復作有學集以乙酉起者著書復於是始也他文無暇論讀其詩若干卷閱博瑰麗雄奇激悍不知其非少年伐索縋墳泛濫佛老析而釋之秘隱發露讀其注不知其非異書白髮龍鍾之叟而肱腹筭扛健筆以霸視天下者復二十年知其人未能以畫蛇得酒已也泉明一令

也而詩爲晉詩廉夫一提舉也而詩爲元詩嗚呼虞山則實可奉爲我朝之詩之弁冕以霑丐後學饜飫儉腹使人仰流風而趨爲宗匠者矣聞順治中公過雲間倡和高會堂有金處士是瀛者贈詩曰畫舫滄江載酒行山川滿目不勝情漢宮一閉千官散無復尙書舊履聲虞山詠數過頰發赤明日引舟去或謂其衷有不獲已者故時時見於歌吟冀後人之因文以察情蓋一篇之中得什七焉則吾不能知也是集有刻本遵王之注無刻本今海寧朱君梅將攜往廣東刻之而姚君炎先取而鈔之且求序之注中如紀弘光左寧南等事及矯

駁王李處淋漓刻酷疑虞山自注昔者雄如北地博如成都
不滿於震川峻如濟南大如瑯琊不滿於虞山然而虞山之詩與諸子竝馳騁可也相掩蝕非也

宋文巖詩序

東海之隅昔一詩域也蓬山金氏倡東臯之社玠右王氏日千吳氏佐而佑之敦槃好會三君子狎主齊盟唯時率大國之賦以從者北垞宋氏昆弟也號稱極盛云自予爲詩而故老蕩然無存矣闐闐艸野固不知詩爲何物詩禮家亦相戒吟弄謂帖括是妨若比於狎遊博塞之事嗚呼蒼昊無風月黃輿無葩卉宮商喑而不鳴

孔鸞黜而無色者海隅如是殆久矣而北垞有孫曰文巖則起而學詩吾聞北垞昔嘗師吳氏吳氏之學邃於性情馳驟於風雅而持論則嚴金氏之善誘人也雖塗歌巷畧其能道性情之至者皆可以爲詩而吳氏之善拒人也曰詩豈易言哉於是詩之道尊而其爲塗也隘尊則望而不及隘則苦而難入海隅數十年無詩者匪直習俗使然其室之有由也文巖未冠學詩今三年矣日益進善發揮才情而亦不損其格調且帖括之士也顧擺脫俗戒獨肆力於詩以自見試卽高等非有志之士不能旣嘗以其業相質又乞序其詩以見志曷哉文

巖北垞之壇坫何渠不可紹東臯予不敏猶能執牛耳
以來會時事且夫東臯社中之人斐然盛矣今皆云歿
其詩亦漸湮不見於世獨蓬山諸君之集存是故圖其
功而據其域者當爲齊晉母爲邾莒

呂丹錄詩藁序

天地有自然之詩風雷潮波時鳥候蟲其爲聲也靡勿
有音韻節族之所以然不待聰者能聽之然天地不能
自寫其性情特假夫萬物之聲以吟弄焉不能喑嘿而
已而人則口可哦手可書顧謂可無詩以發其性情吾
弗解也且夫人欣感動於中疴癢切於身發爲嘯笑吁

噉呻吟哭泣皆詩也特不能詩之耳使就其音而實之
以語言文字劑諸其句讀範諸其體裁卽詩焉也已吾
所謂詩者如是今有人於此學贍而才蔚性醇而情摯
考其業則國風雅頌叩其詩則曰不能吾弗信今夫塗
之謳巷之呶權而歌牧而唱無假於毫墨而有合於節
族其言情寫性有至焉者雖風雅可繼也然則權能歌
牧能唱而獨謂士君子不能詩豈理也哉歲丁亥春識
無錫呂子丹錄所謂業國風雅頌者也顧曰不能詩與
之居半年一旦能詩而後信向之果不能詩也今越二
年矣富且工於是又疑向之未必果不能詩也乃辱以

其藁屬序皆近作然則二年以前其果不能詩耶不能詩者且能詩而謂人可以無詩終其身愈勿解矣呂子於唐人之作沉浸熏蒸之故其古近五七靡勿唐學也過此以往其有限量乎其必能工乎詩人之所不能工者矣唐高達夫年過五十始爲詩數年體格漸變有作卽傳誦人口蓋五十以前無詩也古今事必有耦君其耦達夫者耶然達夫好譚王霸之略尙功名節義竟以詩掩君遂於理學將無亦以詩掩耶予髫髻有事於詩積二十年而富與工俱不逮又將無徒知嘯笑噓噉呻吟哭泣歌哭之爲詩而僅獲與蟲鳥爭響者耶

畫溪西堂藁序

鍾記室謂阮嗣宗詩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陶淵明詩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蘇學士謂韋應物柳子厚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然則清微淡遠之篇其聲爲元聲其色爲真色非才氣學問可做摹而得之也嗚呼其不作於人間久矣揆厥所由下士塗澤耳目猥徇時好者無論上士性或孤詣問塗期別志或奢取收效期博輒謂冲澹之製不足騁乎奧奇之觀於是劇心鉅胃以致幽而詩情不融鯨呿鼉擲以示雄而詩境不靜其於阮陶韋

柳之所稱格乎不相入也取味於酸醎之外古且稀矣
豈望今之人哉吾友謝子皆人康樂之裔生義興山水
之鄉其人清臞而醞藉其詩雋妙而幽遠觀其人知其
詩讀其詩想其人意者晉唐以上之人而不孺染於輓
近者耶一何鉛華埃壒之不侵至是也新城先生極口
謝子詩遙相慕爲神交新城亡謝子在京師爲位而哭
之極哀與予晤語曾不及俗唯相勗以不朽之業而汲
汲於朋友若是者其性情豈今之人哉宜其詩之引予
於深遠寥廓而味之彌旨也獨是謝子偃仰畫溪歎歌
於隴煙林靄之間意與象合以寫其眺聽之所得靡不

出塵表矯霞外今者過燕市鄭紫之所萃也而淡泊以
遊得毋慮飽腥醲者咀之以爲無味而不顧耶降心以
改趨吾知謝子傲然不屑矣

浮青水榭詩序

黃子鬱鬱之粵土自燕歷趙魏過河南適楚閉置騾輿
中終日不得把卷旣至武昌揚舫溯大江而上達於衡
永瀟湘之間山益峭而刻水益清而激目之所飽寓手
則餒卽景或及造境失之如是者數矣偶發篋得浮青
水榭詩其心手所赴鑱削呈露之妙噫何其與楚粵之
交山水合也蓋儲子汜雲世其家學昆弟相師第五之

名擅絕騷雅而困躓於少壯拓落未遇故其爲詩益工如松迸石如龍離雲如劍韜匣漏光滿室如金藏斗騰精出土寧澀母滑寧峻母坦卓爲一家蓋山水之僻處楚粵之交者亦如此汜雲每見予必與言詩予之詩噍殺繁急之音多汜雲輒加獎挹評閱者再然予別汜雲適楚粵羈旅萬里家書斷絕未知妻子飽饑煖寒旣無可語則縱遊於桂山灘水間俯仰嘯呼而顧不能發之於詩遙念汜雲翱翔京邑奮髯揚眉爲騷人生色真邈乎天際哉是日也遊隱山六洞還熟復浮青詩泚筆序之以踐宿諾隱山者舊在西湖唐李渤所開闢爲桂林

名勝之最今其地故在也而土人罕知至不能舉其名然則或習而忘之或遇之而不能發其奇而汜雲之詩則人人能道之楚粵之山水不如也

朱江佩兩粵遊草序

天下可遊而不可遊太平日久薄海一家輪蹄帆楫之往來無禁無警故曰可遊然而遊有道宦遊上矣其次賈遊其次幕遊藝遊若夫儒衣冠而出門櫝文字而投謁蹢躅裊裊往而困耳不如裹足已矣故曰不可遊夫兩粵古所謂僻遠荒徼也非罪人不往故韓柳蘇黃皆以貶謫至而今之遊士攜一僕擔一囊鼓一櫂迨爾而

赴之如下堂階然者何哉蓋粵之巖壑奇詭旣天造地設以鈎致人又無關津道路之遏阻至於人情有通塞則姑往以下之獲知己幸也卽不幸而失於人者半得於地者亦半夫何憚而不遊然則吾所謂不可者未嘗不可也朱君江佩自武林溯江右適南雄復還南昌上衡永達於桂林謁陳大中丞公而下其榻者兩逾月於茲矣江佩適可遊之地而挾不可遊之具其具蓋詩也然所至輒爬羅其地之幽異靈怪一洩之於詩而又遇知己於我中丞相賞而嗜好之卽予極陋江佩亦與倡和於灘煙嶺雨之中酒酣浩歌以相樂也而江佩之遊

於是乎無不可者矣抑何幸哉江佩之詩攄寫性情發揮萬象富於才而敏於構當其同作予方袖手曳步仰屋梁而凝思而江佩搖筆輒就靡不鏘金石而絢雲霞雖不知者猶能慕之其得稱知己於宗工宜也非幸也於是將應二月之鄉試歸有日矣哀其詩爲二卷而屬一言於端予謂江佩嚮者伏處東海之涘足跡不越數百里乃其所賡咏已多豈待借江山之助以與方寸相發哉故無遊亦詩詩不從遊生也至其盱衡世故欲吐懷抱而試其奇不屑屑爲騷人而已然則無詩亦遊遊不藉詩重也故江佩之遊與詩可離爲兩者也而此偶

而一之耳

九歌解序

顧子小厓嗜騷類予而解騷勝予觀其於九歌可知也
緬昔靈均身材高妙遭非其時歎歌傷懷始變四言爲
曼音而九歌則短章促節以協當時祀神之樂其旨有
無縹緲陰意靈怪其辭香草美人猛獸奇鬼陸離荒幻
不可方物解之者或沿或鑿而本義如霧矣予故以不
解解之小厓出諸家之後剖別前人之是非而裁以慧
識綜以精理與騷相融使靈均之旨如面語口授靈均
之辭若刀砉觴解撥舊而不爲沿標新而不爲鑿然後

悔不解解之者自靈自矻而不可與達古予於小厓望
勿及也顧九歌意味醲郁本自尋索不窮宋玉九辨差
足繼軌若王褒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曹植九詠陸
雲九愍流遠味漓無從置解蓋創則見新倣則見陳作
者不幸而處其後也至諸家之解匪沿斯鑿衡準未立
小厓起而持其定蓋始事見陶繼事見衢解者又幸而
乘其後也予向見陳章侯九歌圖則愛之今見小厓九
歌解則又愛之予情之不忘於九歌也深矣之衡湘延
睇其雲水如讀九歌而靈均之音不作空江無人泣下
低徊歸而讀九歌解又如身闖靈祠神叢之席而親聽

唐書集 卷五
九歌之盈耳也則是小厓媒我於靈均也抑小厓非獨善解九歌其於他篇皆嘗繼幽伐險訂訛裁僞而能言其所以不屑相襲於浴若予讀離騷而謂原不死於沉椒蘭左右唐景而後著書去兩者之弊是其學遂而識超豈以才情揜覆古人哉

續金壺記序

倉頡造書而鬼夜哭所以鑿混沌之竅洩天地之藏者莫烈於書與造化者之造人也等耳目支體人也材幹有奇庸姿質有妍媸人累億萬萬而人之名者少猶之

點畫波磔字也體格遞變結撰出奇字累億萬萬而書之名者少古有椎心掘冢穿被穴硯以成其名者是故人有神有聖而書亦如之姚君衡麓性既善書學復篤嗜抱牘以請者戶嘗滿方以爲苦而不得卻嗚呼吾不知其書之進於古將奚所底止也嘗抄撰皇古以來迄於元明書家之事倣宋釋適之金壺記例得若干卷而索予序其端予閱適之所述頗多紕繆如引易書契取諸夬而標其題曰諸夬逸少父曠而前旣謂虞之猶子後復謂虞之子漢書陳遵傳有與遵同姓字者衆起迎之而實非孟公遂謂其人陳驚座乃曰遵每書一座皆

唐書集 卷五
驚長安諺谷子雲筆札江淹賦嚴樂筆精李白弟謂白
揮翰霧散皆言其文不謂其書唐人語論詩則王維崔
顥論筆則王縉李邕筆謂文章與詩對舉如沈詩任筆
三筆六詩之類亦不謂書至若賈逵石碑生金之事更
無預書法意此髡一知半解剖裂剽篡以附於著述視
衡麓所輯次代別類井井鑿鑿者相去奚啻莛楹而彼
已流傳至今矣予嘗謂不特造化者之造人有命卽著
述之傳不傳亦有命若賈子說林致虛閣雜組之荒唐
碧雲駮之誣衊書叙指南之蕪陋而其本皆稱於世至
於明道講藝紀事摘藻之作或身處貧賤繕寫刻鏤之

無力而蠹爛於敗麓零落於醬瓿者自古不知其幾矣
是書也事備於適之詞核於適之夫是以無虞其泯泯
也曰續者謙言耳不且若積薪出藍哉

丁晴川詩序

曩遊京師在今相國太倉王公座上識丁子荀侯公視
學武林時所得國士也公譽予詩於丁子而稱丁子文
於予予始與荀侯心相知旣而少宰海寧陳公出撫西
粵招賓客置幕府俱行而查德尹太史則亟稱武林丁
子旣相識乃知爲荀侯弟晴川也而長於申韓家言夫
申韓所爲引繩墨慘礪少恩晴川恂恂謹厚與之遊未

嘗有疾言遽色知其學非僅讀律而止則時時與予言詩自京適粵馬蹄鷓首之所經既達桂春筇秋屐之所至靡勿有詩颯颯乎肆好也陳公嘗言督撫幕客往往崇高聲價歲以千金爲壽吾不知其何所資益而徇名若是故貽太史書丁君館穀視黃某不欲以司空城旦書加於風雅晴川聞之欣然入幕及是愈知其夙所兼長而不急自表襮爲尤難蓋其少時卽從其從祖葯園先生遊飫於家學在蕭山又親炙於毛西河先生生平足跡所歷閩廣楚豫齊魯燕趙近而兩江之間山川風月復有以助其情性而發爲獻歌是安得不兼風雅長

歟晴川語予嚮以病而毀其藁者盡矣茲遊粵之章具在子爲我序以存之諾久之而未應也今且別君歸矣叙其相知以當贈言也者寄語荀侯世重雙丁武林何讓鄴下哉

桂羅壯遊集序

予將適粵雁黃上人約與偕卽示予桂羅壯遊集謂將道桂林達羅浮故曰桂羅是遊也倚中丞公故曰壯實未有詩也旣行隔舟唱和凡六十日旣至桂雁黃得詩百二十餘首予得詩九十餘首相雄以爲樂及其往羅浮予作序送之乃雁黃自羅浮還未至端州而化矣中

丞公既葬雁黃於桂之郊復檢其遊藁命予刪定而攜歸海昌刻之雁黃之詩字從臚鑄句由胸琢時有匠造非復人間之物而闡與古會可使天驚鬼泣至其樸豔迭陳巧拙競變讀者自擇而已予爲刪存桂羅之詩一百九十餘首釐爲四卷附鹽官剩草一卷而序其緣起如右嗚呼予來也見雁黃筆下有詩口中有詩與日偕益今歸也但見雁黃紙上之詩而其口與腕已化爲湘煙嶺雲矣而又刪之予其忍人也哉何能無愴然於懷耶雖然雁黃生平詩繁富矣最後爲是集而刻之者中丞公定之者予殆學佛者所謂緣耶因果耶然則存亡

聚散亦緣也因果也無足悲者予不學佛則宜其愴然也

書目序

先世播遷無書童時所見五經大全通鑑小學古文珠璣詩刪海篇而已先人則時時爲予購書旣長見里中藏書家皆零落鬻其書已入有力之手迨予詢索則殘蠹間存完好者不多得每就試崑山江陰江寧節縮脯資購二三策或友勿知余所嗜輒以書贈遺總計之裁五千卷向家居時從路氏宋氏借書閱之後館海寧陳氏借雙清堂藏書閱之其姻崑山徐氏所藏最富欲過

傳是樓

健菴先生藏書處

閱之而奔走無暇雖叙九

健菴孫藝初子數

相邀終不果往僅取其書目檢二百餘種以舟載至海寧閱而還之凡書曾借閱者即不復購自恃腹笥且購無力也然而家之所有如家人婦子雖久疎一見即洽借觀者譬天涯遇良友一時非不傾倒欵洽一別而不復晤則契濶寥落欲想其音容而惆悵不真矣以是嘆書之不可不購且藏也雖然亦視乎能讀與否能讀則已足成吾學而有餘不能雖汗牛充棟無益耳予數年來北走齊魯達於燕南走楚豫達於粵舟車往返計三萬里而學問荒落無所就今齒四十七矣顛毛漸白嗚呼已矣

呼已矣

康熙甲午歲九月之望錄書目竟隨筆題其首幅至此忽投筆而止

沈氏鉏經堂遺集序

一堂一搆一弓一箕父之克有子也無子則何如曰師

之有弟子也亦然昔在帝王曹氏之於魏蕭氏之於梁皆父子擅風雅其在仕宦肩吾與信摛與陵瓌與頰曾與至而其他豈更無父子竝擅風雅者特以貧賤不振或無門人弟子為之撫拾散佚故不聞於後歟抑果父子竝擅風雅者之僅有也觀伯禽之不能繼青蓮宗武之不能紹杜陵可知已金山沈翁聖作老於詩嗣君幼清和之幼清無子貧賤以沒而沈翁繼隕於是平日嘔

唐室集 卷五
心燃髭之句飄爲荒煙冷風卽倖存什一於白蟬之飽
餘而莫之省憂其門人郭子予恬集其兩世之詩將傳
諸梓而屬予刪定之予於沈翁父子不相識朝而讀其
詩暮而想其人夫沈翁旣以註誤去諸生窮愁牢騷以
老謂賢子有聞行昌大其業以熾我燼而竟死矣白頭
隴種顧其後斬焉止矣幼清亦謂幸不墜前人緒長侍
高堂冀發憤有爲以張大其世顧席青氈以自畢婦先
溘逝身又踵之父子魂魄相見當痛哭於九原而一聞
郭子爲之表章則未嘗不可破涕而爲笑也屈原爲左
徒揚雄爲侍郎顯矣而其歿也以宋玉景差唐勒侯芭

桓譚諸弟子之力其文得免於湮晦夫失之於家收之
於門亦事之僅有也嚮微郭子雖予有志發潛闡幽亦
不知沈氏父子矣凡人於父子師弟間亦論遇合若何
耳勿論顯晦通塞也

其於編韻賦詩書史
不賦詩乃父于矣凡人與父于則其間亦命賦合詩賦
然門亦事之於亦世間亦命賦合詩賦
賦詩書史乃父其文再與父于則其間亦命賦合詩賦

唐堂集卷六

華亭黃之雋石牧

序二

服膺堂琴譜序

近世南曲繁興桑濮靡濫之音聽而忘倦好事者競習
箏琶簫阮以悅王公貴人之耳而古調幾亡嗚呼考聲
音之道余因以慨世之不好古也庖犧氏之製大舜文
王之操寥廓濶絕屏焉勿習習焉勿工工焉而勿聽則
將奈何哉嘗聞金壇段生丹霞善鼓琴既遇於方伯黃
公之幕請鼓一再行小窗妮妮恩怨爾汝之音移情而

蕩心坐客皆悅余退而語客曰夫段生何不爲高山流水清徵清角而發此靡靡之響哉吾有以知其心之可悲也莊子謂大音不入於里耳折揚皇琴則嗑然而笑段生慨時俗之不好古而故降心貶手以取娛悅彼其神蕭然而其貌穆然者道也進乎技矣他日果寄其所著服膺堂琴譜屬予題其端讀其自序皆與余言合夫遠之而天地萬物邇之而性情心志變之而雲霞陵谷常之而君臣父子夫婦俱取而約諸七絃十指吟猱鈎剔之間以發其淵微窈眇之趣固非淺見尠聞耳剽目儻而得之也段生好學深思遠遊博覽而後進乎技噫

其琴中之古人歟譜中釐正古調凡三十餘曲而附自撰小品於末簡昔桓譚善鼓琴憲鄭聲戴顓鼓琴竝新聲變曲此宜段生之所吐棄不屑而仍復自存於譜者不當悲段生之不生於古而諒其不能不有求於今耶

姚衡麓詩稿序

董仲舒云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以翼者兩其足言乎兼者之罕也大理右軍不賡韻言平原懷縣未工隸法匪其願不及此亦天賦有以限之或曰此乃古人所以不可及歟文而兌名九而僚傳承蝸之痾僂斲輪之扁貫蝨之紀昌皆以一藝入於聖而人莫與抗予曰是不然

張旭山行之句米黻垂虹之作溼溼乎詩人矣然其名也
以書揜何則造物者如貪程才者嫉擅齊能者爭先
考古者慎許班固曰藝由已立名由人成是故由已而
工之其兼也什猶得一由人而名之其兼也伯不得一
姚君衡麓既善書復恃其才力以及於五七有韻之言
不數年而其詩哀然成帙夫麒麟獬廌挺一角而與象
方牙則緇矣鳳凰焦鳴搏兩翮而與驥爭足則縮矣衡
麓不自滿其所詣而務兼收以爲快天不得限人不可
得奪然則董生所言亦唯可以概麒麟鳳凰而不可以
概衡麓吾又嘗論之書難而詩易書貴而詩賤周之時
宮人奄者役夫棄婦皆能吟咏故曰易以書傳者唯太
史籀無其匹故曰難記稱考文文者書也王天下所重
故曰貴左傳曰瞽爲詩國語曰駿賦賦者賦詩也歌吟
之事特樂工伶人所爲耳故曰賤圖難而卽易非名高
也遷貴而就賤非厚實也奈何乎衡麓安易甘賤而徒
以兼收之故不滿於造化而見忌於人也哉

徐媛詩序

徐學博十峰先生老於風雅者也曩出一編詩示予曰
是學爲詩者予見其思靜以婉氣秀而辭潤曰是工爲
詩非徒學而已先生遂磨墨濡筆授予評閱之而不知

爲何人今年秋將往京師過先生別先生出一編詩所謂續繡餘者曰子序之則前所閱詩半在焉始知爲先生愛女適沈文恪公之孫恂夏者所作也先生固老於風雅配張夫人亦善詩前歿已二十年而所著繡餘集行於世續之云者其有孝思乎古才女子若班昭著父謝道韞著叔左芬鮑令暉劉令嫺著兄徐淑蘇蕙著夫宋若昭等著姊妹不聞其母之能文唯前朝我郡張引元引慶母王鳳嫺嘉興黃雙蕙母沈紉蘭吳江葉紉紉小鸞母沈宜修母女皆有集然各自名其集若不忍忘其母而曰續之云爾願爲嗣音母爲絕響其有孝思乎

詩言志歌永言徐媛之孝思可謂永言矣詩多近體其於父母昆弟尊章先後靡不溫柔敦厚源於詩教至如仰視天無星俯視月如霜月正人影短月斜人影長奚異漢樂府恨浮雲冉冉其將至今蔽皓月而不明奚異楚辭哉歐陽子序謝希孟詩謂其母好學通經以成其女又惜希孟不幸爲女子無由章顯於世有巨人重之斯不泯沒乃其詩三卷載宋史藝文志固章顯而不泯沒已然希孟不聞其父之能風雅也若徐媛既有母之續又先生爲之父則何必歐陽子序之始不泯耶

周翁歲餘詩序

曩予里居有金華賣藥王翁隱市中老而貧善詩時與唱和花酒間今其齒七十有六矣自來京師思得如此人者誅茅郭門之外樹陰水涯嘯歌相從以為樂則邈不可得蓋嘗懷想及之常熟周翁魯工善鼓琴又善詩其子和奉其歲餘一編來示予和平冲澹條然埃壒之表然則王翁以詩隱於藥而周翁又以詩寫乎琴皆其有託而逃者耶聞其居則環堵一室聞其人則白髮蕭瑟優游太平之時而無營於世詩曰歲餘其操羽弦白雪之音乎所謂高士也逸民也夫天下之騷人韻士窮老於岷巖荒江者衆矣彼其避熱而遠引棲寂以自樂

者胸中誠有所不屑也惜故所識賣藥翁久不見其詩而周翁則唯見其詩而已人且不可見况得聞其琴也哉

擬

御製千叟宴詩序 館課

朕荷上天佑命之篤列祖申錫之厚長撫區夏歲月彌久朝夕惕乾不敢以老自逸而在廷臣工宰輔以下庶僚以上亦類多厯眉皓首之人蓋其致身以供職者匪朝伊夕矣君臣相對老而愈殷揆情與分不能一日離也今六十一年春攝提重紀元日受朝瑞雪斯降迺命

次日賜滿洲宴於乾清宮越二日賜漢人宴亦如之自百歲至六十者咸與焉其一千二百餘人宴畢進諸臣而告之以宵旰不遑之忱勗之以夙夜匪懈之義西陲闡海之乍平旱乾水溢之乍息宜益上下襄贊以祇承天庥諸臣拜手而退各紀一絕句彙而獻之曰千叟宴詩若干卷朕惟唐虞之廷臯夔稷契計其年皆耄耄老臣也賡載之歌星雲之詩傳諸史冊至今想見其盛非若後世柏梁龍池賞花釣魚徒爲恬嬉以相悅也今茲之宴欲追執醬祝噎養老之風今茲之詩亦得元首股肱不忘庶事之旨期與千叟彌其勉於悠遠而後來耆

艾以歲而增且使四海內外咸知崇老尙齒相樂於仁壽之域不亦善乎

四焉齋會課序

謂必揜蓬據梧師心獨造冥然悍然以爲文遂一出而膏馥天下膾炙衆口者千百人無一焉夫按圖而索駿不謀於九方泥譜而揮絃不吝於雍門吾見其終身聾聵而莫之披發也記曰今人與居故羣萃州處則心安而不遷離羣而索居則過易曰麗澤詩曰攻錯皆是物也昔者楊提舉聯詩社於吳淞之上而詩盛陳黃門倡幾社古文之會而古文盛近世春藻大雅二堂之彥以

制舉業相切劘而負重望者多擢第以去而時藝亦盛三十年來流風歇絕矣饑驅者餬口於四方泣玉者垂首於一室嗚呼士厄於貧賤至於雨散星落聲氣不通其可傷也已今者郡城諸君子發憤振拔糾合同志歲有會月有課就吾友曹子諤廷而遴梓焉其力可謂勤而其懷可謂冲矣復郵其業於京師以示予予固知其會文以集觀摩之益匪以侈交遊也刻文以廣就正之路匪以獵聲譽也志古之志事古之事其不以捨榆枿并者自多也審也予用是悔少壯時屏處鄉僻不交一賢晚而蓬轉梗泛於少人多石之地耳目寡陋學殖不

昌今又不獲歸奉槃敦以從其後慨與慕叢雜於懷而強序之以塞諸君子之請若言之當歟否歟卽藉是以質吾諤廷

關凌雲詩義序

賦騷樂府五七言詩詞南北曲降而愈下然無不發源於三百懽怨其聲音舒促其節族以傳其人之性情而咏歌之者色爲之動情爲之移意爲之消雖體有高庠調有古近惟不謬於好色怨誹之旨故君子取焉而吾獨鄙夫誦三百者離其面目口吻雜亂其聲音節族以爲時文而命之曰詩義影響於箋疏局趣於法脉拘攣

於體製甚矣其雖美而勿肖也又况近日擬題勦文掛
枝棗竿之勿若者乎嘖南關子凌雲忽以詩義數十篇
屬余序以行世夫凌雲殆不知予之夙鄙夫此而詡厥
所有耶抑既知之而以相嘗耶余姑試讀之則誠時文
也而何以聲音節族之皆詩也而何以口吻之無非詩
也而何以忘其面目之非詩也亦賦亦騷亦樂府亦詞
曲含咀三百之精妙以充溢其中豈凌雲之文哉是凌
雲之詩而已矣豈凌雲之詩哉是古勞人思婦忠臣孝
子之詩而已矣夫相馬者曰牝而黃及其至也則牡而
驪此忘形而得神也蠶之食者桑也而吐者絲蜂之採

者花也而釀者蜜此以精而入化也然則凌雲蓋得詩
人之性情而神焉化焉以出之者乎

閩中校士錄序

學使者輅車所至試一郡竣事卽出一郡試牘以行他
郡他郡士爭購之奉所選以爲揣摩高下佳惡罔勿相
準若形影聲響之速轉移風氣而關係文運是故試牘
不可不慎也予奉簡命視閩學始錄遺繼月課然後
巡校自興化始而泉而漳而汀邵而建延至會城及福
寧而歲試畢嚮聞於人凡學使者必分委人以閱文之
事而第自定其殿最而已於選文也亦然是以其事易

而速予謂

天子專授以校士之任核行而外惟文是衡夫衡文之衡何在乎勿躬勿親而珠遺而筭濫是瘼厥官也必臚陳卷帙雁序鱗次日覽而手披惟日不足繼以宵燭夜漏未已憇枕卽起丹黃甫畢而馬首又戒途矣至則復然總計所閱卷十萬有奇業去取甲乙之矣復彙所錄文而擇其高潔醇雅善抉題旨者如千篇重加評點於肩輿旅店之次旣爲時無幾而閩地剗剗人又甚少不能遽成帙夫試牘所係重故必親其事而慎其出親其事故不暇慎其出故緩今先播其已刻者以行而可徐

俟其全也麟鳳異狀而以靈竝稱星雲殊象而以麗齊美閩士其但高潔醇雅善抉題旨以爲趨母藉形似爲揣摩則得矣

錢神志序

晉魯元道作錢神論諷世之饕財黷貨者隱姓名爲綦母氏其文載藝文者視晉書尤備其語諧其思憤閩汀李元仲當明之末因之而作志溯自周秦迄於明止爲卷七爲例十二則非以爲諷也莊而不諧平而不憤宏包肅括法戒昭矣元仲若曰錢者經世之大務上自軍國經費下逮閭巷匹夫匹婦不能一日闕盡若王衍舉

阿堵卻口不言錢國家焉賴此宰輔爲至於言利之臣鮮克令終附益非徒聚斂寧盜親之以爲兄守之以爲虜愛之以爲癖入之以爲臭府之以爲怨階之以爲厲明刑鬼誅銅山崩金穴潰悲夫錢者人之大利害存焉網羅舊聞不可不鑒也於是賅貫二十一史諸子百家旁及稗官野乘仙釋鬼神之事自后王君公以至氓庶鉅而理財經國俸餉稅課之典細而負擔販鬻之業源於礦產冶鑄而極其流於窖藏銷毀間繫以論斷咸公正中庸指切事理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夫元道謂錢能操決死生役使人鬼也而勦謚曰神而論之百世之

上元仲則謂其能濟世利物害盈福謙也而襲其故號而志之於百世之下厥旨頗殊而志則大矣或疑幽冥果報荒怪之說儒者勿取曷爲雜采之元仲蓋以經史利病告君子而以稗野禍福警小人俾世無知愚賢不宵勸之則眉舞色飛手抃足躍戒之則毛骨痒栗心魄懍震錢所在卽神所在可資而通不可狎而溺而後爲人心世道有用之書非以詡博物叢諾臯夷堅者也元仲曾孫倓俵予先後所取士倓上書求序其遺書爲發其苦心以垂法戒不同於元道之詼嘲忿激者如此

鄧尉山房稿序

李元賓死同年生韓退之誌其墓辭甚悲苟非元賓之才才而二十九歲死退之當不若是悲也悲同年私也悲其才而天公也事有曠世而相類者古人之辭不可及而其情未嘗不同也嗚呼予讀李含奇詩而悲之含奇名咸始名鍼先世紹興人居吳以盧龍籍中康熙六十年進士改庶吉士其爲人貧而善病工爲詩雖夢中亦作詩有瀛洲三載夢湘水一帆秋之句明日徧告諸同年謂將謫官於楚者居無何病篤將死見羣胥吏云自永州抱文牘至判決累日旣而蘇言之家人越一日遂死家人撫而號復蘇曰無號予官永州吏騶候門

久余去矣遂死年三十五諸同年哭而醵金斂之餘付其妻馮氏攜一歲孤扶櫬歸吳而其詩所謂鄧尉山房稿者則其族弟西聞鈔藏於京師未幾其子又死嗚呼古云有子爲不死而含奇於是乎死矣雖然尙有詩詩不傳而含奇於是乎死矣予自閩還西聞亟持其詩請予序而傳之詩凡三卷卷首皆自序蓋其手編也其爲詩氣體高澹詞旨靜穆思幽而致冷顧不類李長吉之僻詭奇險以逞其才之鬼也而其死則與長吉曠世而相類始予疑長吉事甚怪今觀於含奇可信也嗚呼含奇蚤喪父母又無子孤嫠哭哭天之扼才幾何不并其

唐室集 卷六
詩泯之予既不能如退之之誌元賓以不朽含奇又何
忍不如牧之之序長吉而任其詩之泯以重亡含奇也
哉然長吉之中表兄惡長吉而欲泯其詩含奇之弟悲
含奇而欲傳其詩元賓集三卷今所傳詩僅三四首含
奇集三卷俱可傳古今人之事又相類而不相類也含
奇亦予同年生

道山集序

道山居翰林六年以老乞歸巴陵哀其已未刻諸詩賦
屬予序以送之會有阻之者不果行歲丁未閏三月
召見圓明園鬚髮皓白顴色渥赭偉人也年七十矣

天子曰是御史材遂改官監察御史而予之序適成序
曰道山自今詩賦可以無作矣裴晉公顏平原程明道
等皆嘗爲監察御史後各以勲業節義道學顯而不聞
以詩賦傳道山十三歲入學食廩四十選成均五十六
領鄉薦中間教授鄉里奔走道路而歌咏其所見聞時
謂國風六十四成進士改庶常授檢討奮其揆天之麗
藻以鼓吹 盛朝時謂雅頌此學士詞臣之職也今簪
筆戟豸日討國計民生之利病吏治之賢否而講求之
其奚庸於詩賦道山楚人也屈宋之騷雅洞庭之雄濶
被其風鍾其靈天才勃發老而愈工蓋其性使然豈官

唐書集 卷六
之所能移哉且韓愈柳宗元元稹杜牧之徒未聞以御
史廢吟咏而吾撓道山使無作何居蓋

聖天子圖治勵精宵旰求賢周覽羣翰林而畀道山以
是任非謂其能調聲律頌光華而已必將收人材之實
效用裨益於我 國家爵雖七品而職爲言官立於廷
與黃髮之元老相可否則道山棄其雕龍雕蟲者而
展抒其夙學方自今始矣卽不撓道山道山自不作也
嘗念遠祖江夏公由郎中歷尙書令守魏郡事業多有
而所著賦書牋奏僅五篇耳乃范史列諸文苑傳道山
之集較富矣倘戀其積習爲之不止吾恐事業雖卓卓

可表見奚免後人僅以文苑目之哉道山予同姓名秀
字實君道山其讀書處因以自號然則他日功成而歸
道山之上詩賦地也詩賦時也予雖老尙能序之

沈氏家譜序

列子謂燕人而長於楚者老而歸燕過齊魯之城社或
給以爲燕也愀然變容過冢墓以爲先人之壠也泣然
而哭及真見燕之城社冢墓悲心反減今傳會於疎遠
之貴顯而聯其譜情至禮盡曰吾伯叔兄弟也而於真
伯叔兄弟而反減其愛心者何異哉人之情如水然挹
此以注彼溢於彼者必涸於此是故君子近其所真近

而親其所真親沈子邗城吳興隱侯之裔族繁苕雪間其在華亭則大小學士之後人衆矣邗城獨溯其本支之始祖由記室公至其父州丞公凡十二世各立一傳以爲家譜而藏以示子孫夫邗城由明經仕六合教諭能勤其官

天子召見擢爲縣令將繩督學公之武而昌大之其子大成弱冠能古文爲先世作傳者也沈氏聞人在君父子間擷英者見威喜飛節而知其根於松也飲流者見簡潔胡蘇而知其源於河也觀人者見邗城父子而知其爲令德之後也是譜也祖乎隱侯遠矣則不之及族

乎學士疎矣則不之及就其近以親者專及之而情於是乎專上治祖禰專於孝也旁治昆弟專於愛也下治子孫專於慈也枝無寄焉派無淆焉由十二世以及之雖百世可也彼遙遙華胄傳會其祖矣諸胡帶令傳會其族矣自古譏之而今人不慚苟若是譜之能無以僞亂真則幾於君子矣

後書目序

歲丁未之十月罷官歸囊篋無所蓄獨蓄書倍前遂并前所貯合爲目錄經史子集之正大者共二萬有餘卷餘雜細者八百八十餘冊不計卷附焉曩夢中得句云

產業僅添書數種者是已而惜乎已老矣目老而昏艱於視手老而倦艱於披口老而乾艱於讀心老而衰艱於思然猶彊勉朝夕把一編老妻見輒諷曰是取第作官歸矣尙吾伊欲應舉耶予自惟幼習舉業誦孔孟程朱之書講求性命仁義之旨以闡發題目弱冠爲詩古文以迄於今世則鄙爲辭章之學者也辭章者卽聖人之所謂文也易曰修辭立其誠詩曰出言有章書曰辭尙體要而世概以爲風雲月露夫四者天之文也道無往而不在則何文不可以見道然吾見近世辭章之學必推虞山錢受之乃其崇奉金華宋景濂也曰道譬之

日程朱見日於牖隙文憲見日於扶桑廣狹至不同量生盛明之世而墨守程朱終不能仰青天而覩白日其言狂悖至此蕭山毛大可以博學鴻儒入翰林而著書詆謔朱子更甚謂宋儒腹中無書始歎驚辭章者之溺於文愈深所讀書愈雜而離道愈遠則亦不善讀書之過矣昔座主儀封張宗伯公每見必深言辭章不足爲學宜相聚講論性道予謂孔孟程朱之言當心體力行不在聚講標一理學儒者之幟也縱效昔人撰述語錄講義則宋元明儒剔抉盡矣安事雷勦矧今學者半染姚江非盡洛閩正宗說鈴書肆絲棼塵蒙無益與辭章

之學等乃予溺於文久於道終已無所發明而蹉跎老矣昔之所誦什不記一今之所誦什不熟一書增而學減爲可恥也聊錄其目以傳於家且自訟焉

黃方偉時文序

道性情者歌詩也抒經濟者論策也談名理者說解也夫時文何爲者也斷聖賢之語以爲題分對偶之股以爲體古有諸無之也唐取士兼用帖經墨義觀其記誦章句而已宋熙寧中從王安石議罷帖經墨義而試經大義論語蓋于義通用先儒傳註及已說此時文之始而徽宗時臣僚論場屋文弊耑尚偶儷題雖無兩意必

欲釐而爲二以就對偶寧宗時臣僚言有司出題強裂句讀破碎經文宜禁蓋宋時已不免譏議矣元自仁宗設科目取士因宋制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而以已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各經義五百字以上明因之爲破承開講之體至於今不廢溯其興也六百五十餘年矣嘗見安溪李公爲相時孳孳講授時文竊謂急小務非政體後乃服其用心正而救世切也其言曰子弟授諸經畢卽令誦先輩說理之文吾懲夫晚出者之未卹角輒已笑宋人之腐此殊有關係又曰功令使士子遵傳註將率天下尊經學古遊於聖

賢之路又曰吾汲汲勉子弟以制舉業者欲其藉此以通經明理制舉業而能發聖賢之意雖佐佑六經可也竊推其旨而後知時文實關人心世運徒論策經濟其弊也流於捭闔縱橫綜覈權術而爲戰國徒說解名理其弊也流於高談清言簡肆脫略而爲東晉徒歌詩性情其弊也流於聲色綺靡輕浮妖冶而爲梁陳人心溺焉而世運從之矣時文雖非古極其弊不過流於腐迂空疎然其家孔孟而戶程朱繫此焉是賴故大人先生樂道之予厭爲時文散佚不惜近稍葺所謂唐堂制義者而家方偉適以其時文索序夫方偉固長於詩歌古文淹貫經史高置其身於先秦兩漢唐宋人之間者也乃孳孳時文不能釋爲之愈工而身滯諸生無所遇然猶講授其徒老而不倦其猶安溪之用心歟敬而誦之爲述所聞以張之

昭文縣孝墓序

善乎漆方伯之斷斯訟也曰古名賢之墓每非一處一衣冠一爪髮流風餘韻令人仰而生敬不敢疑其爲非取遺蹟而混之也况其後裔乎蓋吳郡之常熟新分爲昭文縣距縣三十里曰梅里有吾黃氏始祖文彊公墓俗稱孝墓云史載公江夏安陸人仕後漢爲尙書令遷

魏郡太守卒於延光初至今千六百餘年矣而墓之可
据者有二一則宋乾道初蘇氏於其地掘得古碑乃東
吳張紘撰誄薛綜修祠之文可辨者二十餘字知爲公
墓詳見吳寬郡志鄧黻邑志一則其地爲孝字圩有黃
莊江夏橋孝浜環墓免糧田一十八畝有奇休古林族
人億持其圖志來告之雋如此吾宗譜可按世而稽者
實始自公支分派別蕃衍於吳楚徽浙間皆公苗裔也
勞邑侯以境有名賢之墓奉方伯指旣懲其他姓之侵
者而釐正之又樹之碑而長吏之事畢矣設祠以祀之
置田以守之俾世世保護於勿替非後裔事耶曩遇歛

潭渡族人曰瑚言楚雲夢縣有公墓幾泯而復諸宗力
也今又寓書於億以告之雋言昭文孝墓事其猶漆公
之意也夫古之孝者或刻木圖畫肖其祖父而奉之刻
與畫非有血氣之通也非若土石之可永也且猶愴怛
想像以寓其孝思紘綜去公未百年碑可徵信則其爲
墓非僅刻與畫而已爲告諸宗庶幾若萬葉之庇根衆
滴之歸源而集事恐後也乎

百春詠序

雍正七年春三月棲陶宅之舊廬戒從者謝客有叩門
者業謝去入復於予曰客沈氏謝之去矣客何狀曰于

思白矣曰然則良亭也出戶闕之南走麥隴上已遠遣童子追之及至果良亭也良亭爲人坦夷伉直學博而家貧落拓嗜酒與詩湮諸生中老矣且夫貴者炎富者膾野人鹵市人儉襟裾者贗襪襪者懵若是者我不願見也我畏夫胸無學而口不道儒者之言者若良亭固我所願見也自學者之不以予無似暱就予而質其言者日至門應之不遑而乃見所不願見廢時而失事於是良亭遽搜其袂出一卷書曰然則我亦有言以相質所謂百春詠者也讀其序則路舒馭鍾廣思之文也路之文婉麗鍾之文峭折皆足以序良亭之詩而無媿曩

予與路沈鍾三子各著詠物小賦十章徐廣文十峰梓爲同聲集蓋此時壯齒暇日居陶宅南北西相距各三二里相聚輒講學談仁義不倦間役翰墨爲遊戲相樂也忽忽至今垂三十年矣厥後予出而三子處晦明風雨倡予和女或詠或序不改誰昔之樂而予寢饋於疎迤塵網於羈旅鄉閭於夢寐勿樂也迨歸而已老矣亦暮之春終日掩扉灌園狂風淒雨不知有春而奚有於詠而良亭斐然有作於九年之前穿根脇窟躍大冶而鑄化工健哉恢恢乎其質之者詡之也予竊慕夫曾皙之詠春也風浴數語藏題百而所謂詠者無有子夏所

序詩人之詠灼華蓁葉其正也贈芍秉簡其變也尤莫善於姬公春日載陽之數語藏題亦何翅百而此外三百五篇遂絕無敢於詠春者一聖一賢之一詠一詠而無詠而良亭敢於詠之且百之壹何學之不謬於聖賢如是予不能爲會之詠尙能爲卜之序序之者欲列於路沈鍾三子俾後世讀者知有陶宅之學也而惜乎十峰已不作矣先是予弱冠時與舒馭暨王與貞路西駕爲陶宅四子詩今已死其半觸之泣然

般若庵樂府序

小雅怨誹國風好色怨誹之甚者曰豺虎不食好色之

甚者曰死則同穴何言之痛切而深至也唯其意存諷刺故曰不亂不淫豈唯三百哉農謳權歌皆有至情至理使人勃然欲興嗒然欲喪言者無罪而聞者足以戒若湯義仍之傳柳杜吾不知其何所懲勸也導淫教妄而已其存也特以文辭麗工耳卽文辭麗工而又旨深乎諷刺勸戒不繆於三百者不愈足存耶路二余氏少時遊戲爲此其文步驟玉茗而其意有所寓微文刺譏亦痛亦至竊怪斐然著作之才不談道論文降而施諸俳優之伍以播其所欲言古所謂立言者果如是耶大人先生正色責之謂得罪於風雅其何辭以對雖然文

字竿木也人物孤狹參鷗也託之於比興而遠寓之於聲容而近文之以風雅而深通之以宮譜而淺體不同耳旨曷殊焉

唐堂集卷七

華亭 黃之雋 石牧

序三

酣吟集序

孔子刪詩載齊風而延陵季子聞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風徧十五國而獨大齊之風豈非海岱之氣毓靈孕奇於其人發而爲聲者三代之遺聲無他國靡麗纖嗇之響故大歟漢時詩旣列于六經齊人轅固生善治詩教授最廣是故齊薦紳學士之於詩其天性然也詩言性情而風之所感者又大天地神人山川草木時序

物態喜愕難言之意象皆於詩人之胷焉蘊而抒之聞之者思慕興起異時而相感如逢其人婁邑侯德州蕭君梓其祖素心先生詩索序以行世予先得其五言律讀之冲融澹逸自然之音發於弦外其抒於性情也正其風之感人也清其篤意真古辭興婉愜一陶彭澤也德州故齊地泱泱之風扇揚而韻流孔融王粲顏延之李白之徒之膏馥沾丐於不已近時歷下新城沿其波迴其瀾而先生鼓吹風雅於其間一宰延陵卽賦歸去來追彭澤之清標逸韻於千載之上以與三百遇爲溫良之歌而去其喬志之音季札而聞之也未有不歎其

風之大且美者矣顧彭澤後人不愛紙筆文術而先生之孫以名孝廉爲賢令期月政成誦先芬述祖德使婁之人想見其家風世澤所由來源遠者流必長根深者枝必榮益歎先生之詩似彭澤而積慶裕昆則過於彭澤昔杜審言以詩名初唐其孫甫承家學而大之冠絕百代婁侯之文學政事彰矣安得竝攬其新製一以爲穀之詒一以爲武之繩尤快人心目耶孔子刪詩無吳風蓋其始荒遠采詩者不及今延陵之人咏甘棠婁人賦羔羊皆吳地是將采爲吳風以例古詩人美在位之大夫者

惜分行樂圖序

古讀書求道之士其爲學也可獨可俱可苦可娛可急可舒可遊可居曾皙之偕童冠一風幾何陰一浴幾何陰縱之於水泉林木間而詠不廢若鑿壁升屋之徒索處暗室前無父師矻矻然乘夜之隙光以繼白日者其趣不同也傳記皆稱之施氏芑洲家有園有水泉林木嘗偕其師二人子四人挾策操翰其中遂繪爲圖名之曰惜分以乞諸名詠而屬予序其首夫一門之彥於一境之聚也而上惕日月之光中遊聖賢之藝下適山水之性得沂雩之致而勤燈月之思讀書求道之君子不

當如是耶橋梓之相依華萼之相隨主洽其賓弟親其師而貌怡怡而其志孳孳記曰敬業樂羣斯其爲學也斯其爲教也彼蘭亭有父子桃李園有昆弟西園有賓友乃悲陳迹於俛仰感光陰之過客若及時行樂唯觴飲宴遊之不足是懼或且雜以音樂姬釋好事者尙圖之而記之夫逸少太白子瞻輩皆讀書求道君子也而所爲若是則夫由大禹陶侃之志以爲志者不又異趣耶彼亦樂也此亦樂也將奚所適從惜陰者能辨之

管窺偶錄序

昔晉人譚理勃率自喜高論老易引人著雲霧裏故洮

洮清言禍人不巳宋儒立言必切實近巳如衣服飲食
煖凍飽餒式遵斯臧違之則否然標曰道學爲忌者所
詆脫籍厥口不設語言則有聰曷聞脫擺厥指不載文
字將胥爲瞽人然則奈何曰答問語錄辭連義闕悶醇
而渾淪約其旨而豁之庶簡括易循若程子魯直所作
條列縷陳君子言道不下帶存如膏燭照夜如霜鐘警
晨讀者如藥發汗如棒擗痕曷謂管窺謂聖經如天先
儒議論如日月今窺見昭昭之多用自鑒毫髮非曰講
道學立言也僅管窺之而管錄之以朝夕省察此謙辭
云爾實可以爲津筏持寄示我俾序其末我未聞道其

曷敢滕口而鈴說默驗我躬尤悔叢出莊誦斯錄若度
若律若爲我發匪直我是發亦於學者有述我願學者
人借一管靡勿可見天毋輟其窺曠然洞然敬而序之
以廣其傳以公諸士林佩此格言

四香樓集後序

笏溪范先生集旣刻成予喜而誦之不禁潛然也於是
先生之歿二十年矣初予未識先生見其文震爲古人
康熙四十五年春先生渡浦訪予盛氏之塾主人不識
也辭以出他日又來予果出也主人辭之先生怒去曰
吾百里來而屢拒我匿國士不令見客何理耶予歸大

懊喪作詩其半云高鴻渺渺過無跡凡鳥匆匆去未題
妬殺綠楊絲萬縷曾牽范舸在長堤他日挈舟至西郭
外造先生廬亦不遇又懊作詩其中聯云兩心印合偏
違跡一面緣慳尙費思旅榻伴愁眠月曉歸航載夢過
江遲當是時先生亦遙以詩相贈答爲神交他日先生
又至始相識握手驩甚徧索予文譽爲才子期許以遠
大他日子報謁識耕南春江澱山皆同予郡庠也遂以
子姪之禮見而先生引爲忘年交益驩先是海寧宮詹
今大學士陳公遊我郡求士於先生則首以予對曰吾
未識其人見其文公索文則持徐先生十峰所刻同聲

集去公歸而寓書先生招予也先生旣識予遂報公以
其冬迎去自是往返必過先生信宿先生亦數下榻海
寧古今詩文之源流新陳雅俗毫釐之辨人品之隆污
學術之真偽靡所不論論輒合如是者未四年而先生
病矣明年歿矣於是痛先生之遂爲古人也歿之歲伯
仲謀刻四香樓遺集謂予梓成日當書其後予敬諾越
二年而陳公撫粵耕南走數千里乞序於公又五年公
序成又一年而耕南與予締姻又二年而予宦京師又
二年而晤春江於吳病矣明年耕南至予閩幕聚最久
又四年而予罷歸則春江病劇矣又二年而春江歿矣

二十年中哭其二世而予亦老矣仕學廢墮無以慰知已於冥漠爲痛且媿也嘗論先生之學探索奧博出人耳目之外心細而靈出人思慮之外其才新逸穎異出人手筆之外草藁富矣覆舟穹窿山下失之遊黃山或盜其篋又失之暴風吹散湖中又失之故刻止此先生十五歲時謁吳梅邨祭酒令賦桃花篇千三百言極賞之晚乃悔其少作自刪去葉忠節公席上賦欠山詩亦不存其末云有客夜歸迷舊路隔邨樹黑遠疑山見於忠節手翰若此類可惜也且夫先生立不朽之業而刪落不自惜山靈水神又如之賴賢子孫裒輯歷二十年

始流播以傳世譬諸希有難得之寶獲之而喜可知也撫遺文而愴知已則涕之所從已

讀史百詠序

直而溯之曰千古橫而極之曰一時一時之人不可知論未定也何也心未易明而末難保也不利之疑叛孰殺之疑酷報越之孝討卓之忠故曰不可知千古之人可知而不可知心跡彰矣始末詳矣史臚之吾目與口及之也故曰可知然而讀而如無讀者寓目也是謂無目讀而詠詠而如無詠者滕口也是謂無口天有風地有水童騃知之而善言風者必若莊子曰衆竅爲虛善

言水者必若管子曰量之不可使概此雖目及之而萬不能如此其形容諸口也况論人乎况論古人乎故曰不可知且夫論古人者患有四苛索者誣也黨護者阿也勦說者庸也翻案者妄也平其心而明其目以達諸其口祛其四患若徐子今吾之讀史斯善矣其讀之方法若何吾不知讀之工力幾何吾不知吾知其讀者知之於其詠也其詠自周訖於明凡百人舍百人無可詠乎若曰就所尙友者及之云爾舍百人無可友乎若曰就所詠及者以例之云爾心契乎聖賢則嘿而不宣心遠乎仙釋則存而不論心絕乎奸惡則屏而不錄而於

是百詠者如榜蕊珠姓而氏之如簿金蘭兄而弟之如畫凌煙睛之點而毛之添靡勿活如演梨園比肩接踵衣冠揖讓於其堂音以歌容以舞靡勿肖雖千古猶一時也心與跡昭始與末該綜一傳於七言四韻之中史而詩之可以興可以觀其在斯乎昔班固詠緹縈始標其題曰詠史於是三良二疏五君四賢八哀之作以類從矣唐詩人之爲絕句多至百者汪遵胡曾咏古蹟孫元宴詠人物故事周曇詠人皆猥弱不足振耀千古若徐子之水鏡其目而金石其口洞然而照之鏘然而鳴之其於詠史也始無媿同時朱子初晴亦著詠史詩百

唐室集 卷一
二首其體同其題什九同讀者比於元白皮陸而徐子謙曰吾奚詠史哉吾讀史而已於是又知繫詠於讀史與繫詠於史殊也

嘉蓮詩序

閒居無俚蒔時卉以自娛夕則汲水灌溉晨起裛露翫之生意咸足欣然得先儒吟風弄月之趣而不以告人中有盆蓮四自五月開至於七月不絕吾嘗誦詩矣隰之荷華陂之菡萏不得如荇藻壺葵出南豳詩人之口而歌於鄭陳變風嘻何微也乃聖人竝存之於經屈靈均之忠也欲製以爲衣葺以爲蓋周茂叔之賢也鍾愛

焉而崇以君子其他佛老氏所牽引無論若古忠賢之寓意於物洵有取爾也非苟而已吾之蓮旣盛百葉而紅者又佳最後雙莖挺蕊而出水相去有咫漸高則柯交而蘄連比附整齊無毫釐參差也兩而不睽耦而不狎若父母具慶若夫婦相莊若兄弟友于若朋友麗澤嘉哉蓮乎人見而嘉之予如之何勿嘉夫其生而偕生長而偕長曲而上也偕曲而上花也偕花造物者偶然造之非休祥之謂然而周風楚騷所未詠宋儒所未說合天道媿人倫諧物理異乎世俗所號同心竝頭者之猥褻也錫以嘉名曷媿焉將繪之而集能詩者詩之先

唐堂集 卷一
爲之序以俟

重刻雙峰集序

奉賢邑宰靖安舒君出其遠祖平叔先生書一冊曰雙峰集凡六卷文八十餘首皆儷體古近體詩一百二十餘首明末族人舒曰敬所序刻者朱墨塗乙紙斷爛矣將重刻之而屬序於予謹按先生名邦佐平叔字宋淳熙八年進士繇善化主簿遷衡州司錄參軍多善政紹熙末以疾乞歸嘉泰中授通直郎卒見李大異所撰墓誌載西江人物志中而宋史列傳藝文志不載其人與書唯趙希弁讀書附志載舒平叔雙峰猥藁八卷開禧

丙寅劉德秀爲序意先生在時所定故謙言猥藁而曰八卷墓誌曰九卷今六卷何也墓誌云字輔國又不同何也德秀之序不附於集又何也載考集中與朱子周必大留正京鏜岳珂張杓輩往復之作工而達閭侃而無亢卑類陸宣公奏議斐然經術詩格亦高顧不大昭爍與同時范陸尤楊竝古之人與書其不泯泯者幾希可慨也夫然而豫章之木藏山千年以名其郡豐城之劍藏土千年射斗而出雙峰之文藏家千年君刻之予序之以行古之人與書其果足不朽耶相之也有神其出也有時夫亦曷虞其泯泯也君嘗摘集中家訓屬金

壇王給事澍大書座隅故其爲政慎勤而慈惠廉而不苛邑人愛戴之抑源於祖德遠矣

獨立蒼茫圖序

通州李草亭嘗對鏡自寫其貌署曰獨立蒼茫前後上旁題識滿焉蓋二十餘年矣歲壬子春示予序其首昨贊乾坤一草亭之圖從杜也是圖也亦從杜舍其家太白而杜是謀何哉且夫太白之不同於草亭者跌蕩翰林流落夜郎耳草亭善畫則與王維鄭虔同而亦非太白所能同至若繡腸錦心揮霍才藻搖嶽而凌滄同揚睂鉅公之座換酒名流之席豪情軒舉俯壓一代同軌

嗜山水巢雲棲碧同廼不李而杜何哉李狂杜猥李以氣勝杜以理勝一游俠類英雄之事一儒者繫聖賢之徒草亭窮經篤學高材不遇而守道益堅面癯以長睂稜露爽肖太白少而肖少陵多貌其貌心其心則安往而不杜耶杜之獨立在歌聲舞袖翠幕銀牒之餘而踽踽落落其言曰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隨遇安命樂道之意流溢遊衍於蒼茫之間草亭道貌穆然胸次灑然置身物外遊日塵表其遺世而獨立者誠獨也前視少陵將無同則少陵遂不得以擅其獨也孔子嘗獨立曰學詩少陵學之亦獨立曰詠詩草亭又學

之其深於詩也可知

女士集序

閩媛吳慧鏡序皖方夫人如耀集謂善文之人卽佛人善文之心卽佛心不作男子女人相而如耀評吳媛徐小淑詩謂吳人好名無學不獨男子爲然然使如耀生於今見女士集而誦之當不復用此爲譏議也嚴儀卿以禪喻詩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三百中婦人之作可謂善文者矣彼詎嘗編摹墳索點竄謨誥講肄卦畫改削版簡誦皇娥倚瑟之歌王母白雲之謠以儲聲采矜奧博哉感其時物攄其性情思慮之所及而勰乎溫柔

敦厚之旨則周天子陳而觀之尼山聖人錄之而不刪矣安問其學不學也且夫學之爲人倫焉學之爲淑身宜家焉可謂善學矣女士毓於王則孝其親則篤其弟妹嬪於陸則事嫠姑則相賢夫則教佳兒佳婦以暨其家靜好整肅悲哀愉樂之懷一發之於咏歌嗟歎得二南之遺而不繆於風人其學也如是是故溫溫乎女也雖雖乎其婦也煦煦乎其爲母也不爲寫經繡佛之閨習而其詩若禪悟超聲聞辟支而上之使慧鏡見之必又夸詡之以佛心而非女相可知已女士吳人也未嘗好名名且歸之孰謂方夫人之言也信集二卷曰蕙窗

唐書集 卷一
曰寫意令子筠屬予論而序之乃今而知筠以妙年兼
文行工書繪者由濡染於母夫人之教深也

江南通志小序

十首

畫地以爲省土地者三寶之首而人民政事從之故志
者先焉江南尤省之大者自周秦迄於元錯壤犬牙名
號互異明畫其界而 國朝因之蓋沿革者屢矣不改
者山川也城郭宮室關市之屬輒與時遷移焉其郡邑
或沿唐宋或從近代今或陞州爲郡析縣爲縣無華離
之地矣一督兩撫之所治雄視鄰藩遙拱京國封疆誠
重大哉就圖爲說而表其沿革若疆域以下次第及之

遺蹟皆入焉爲類十有二爲卷四十有八作輿地志第
一

敷土者必濬川管子所謂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流
通聖人之治世其樞在水也江南一省江淮河海皆在
焉田疇所溉舟楫所通漕粟所運厥利鉅矣偶而決溢
患亦匪細具區震澤三江五湖著於尙書周禮其地在
東南四郡之間一水之所源流故首志之次第以及他
郡長江古稱天塹淮黃運艘之要害也海周於東偏大
川之防曷其可弛哉我 朝水利倍全於前代而猶時
厯 九重之思誠握其治樞者也故紀載綦詳焉爲類

五爲卷十有三作河渠志第二
水土平然後財賦出江南居什九唐韓愈已言之元明
以來蘇松尤重

今上毅然一旦而減之湛恩汪濊近古所未有上下江
之間戶口繁賦役均課稅平豐而積貯歉而賑卹治法
美哉有治人逾美矣農用八政之首也故備列之煮海
之利鹽筴興焉漕粟之所繇則江右浙楚胥賴匪直一
省之脈絡而已泉刀之流土物之臧利用厚生志乘所
必暨也爲類十有一爲卷二十有五作食貨志第三
富而加教教以繼養故學校興焉歷稽令主鮮不於是

汲汲者誠以士爲民之首倡率風俗爲俊爲造以爲國
家之需胥在於教與學故子衿之詩不作於盛世自聖
門子游以文學倡東南千百年來此邦最稱多士我
朝尤加意作人儲之膠庠肆以書院視學之臣分地而
試之厥事維鉅哉砥行績學期無忝於宮牆紀載者重
之俾學宮試院之修廢舉墜有考爲類三爲卷六作學
校志第四

穀梁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備後世兵與民旣分而軍旅
之事始專而詳大江上下自昔多雄藩重鎮近代設險
益密而我朝於水陸形勝之地碁布星列尤措置得

宜烽堠無警士馬飽騰蓋蒐閱訓練精矣除戎器奮武衛奚待聽鼓輦而思將帥哉自歷代兵制訖於今旣核繫之江海之防尤詳焉逮於舟騎若郵政之於陸船政之於水亦附及之爲類五爲卷九作武備志第五文武之制備矣蒞之者官也唐虞肇州置牧以任其外周禮州長縣正之屬益詳江南自吳楚設官稍變古制秦改郡縣置守令自是爲國爲郡爲州爲道爲軍爲路爲行省爲南直隸因事號官要其上下僚吏相統相屬若使臂使指之効則同也旣列其官而繫以人又擇其人之賢有治行者紀之以風有位故曰不惟其官惟其

人爲類五爲卷二十有五作職官志第六

宦江南者職官也江南之宦於朝與他省者必自選舉始古虞周取人之法備著於經漢以來猶近古隋唐設科目至今相仍進士之名實始於禮王制而後世以辭章選與考德行舉才能異矣然名賢大儒多出其中江南尤盛 國朝元魁之材相望不絕科目能重人人亦當使科目重由今溯昔臚而列其名則賢否可鏡也科目而外出身之途不一上之求之期於無遺賢是在下之應之者統而記之爲類四爲卷二十有一作選舉志第七

選舉詳而後人物顯江南自春秋時季札子游產於吳老聃管仲出潁亳之間風氣肇開矣漢後千八百年道德政事文章之徒麟麟郁郁著於華夏雖天地所旋斡山川所毓孕亦乘乎其時也 國家教養垂百年所培長而搜擇之者有加靡已賢士大夫以勲德忠孝儒雅文學稱者皆克踐其聲以揚於世婦女亦厲其名節無愧於旌典錄古及今詳且慎焉爲類十有二爲卷四十四有四作人物志第八

文獻足則能徵江南人物之爲獻詳矣文可略乎漢儒授經在沛碭間至宋新安朱子傳述大備故宣歙多說

經之士自餘史才詩學諸子百家之書大江南北爲尤盛固天性使然亦文學流風結習於翰墨彬彬乎千載著述之林也矧多藏書之家卷帙充棟津逮者不罕今考漢隋唐宋諸史所載藝文之目撰著出於江南者雖書或軼猶載之耳目覩聞所及郡邑乘所錄參擇而取焉爲類四爲卷六作藝文志第九

志爲史之一體以史之志名其類而表與傳皆入志者所謂各從其類以類聚者也其爲九志所不能入而又所不可棄者天時之一災一祥前人之一言一行歷代之一政一事傳聞之一信一疑繫於江南者不能更僕

唐書集 卷一
數矣網羅往古參伍而鉤稽之其詳備尙難焉若片羽
碎金之有用則識者所不遺也易有雜傳禮有雜記史
有雜家竊取其名漫羨而無歸者歸焉爲類五爲卷十
有三作雜類志第十

春秋職官考略序

官備於周春秋紊之秦楚晉其尤也是故漢因秦官者
倍周官今唯行人御史太僕職方仍周名而所職異周
禮諸官渺不可稽矣况列國之棼錯乎其見左傳者孔
穎達輒据周禮通之顧散漫不屬至春秋職官考略之
書出然後瞭如也百官之號因其事棼墨仿古其世不

延北朝魏周行之未久卒不可復隨代制宜古官名號
可有無久矣然稽古者自堯以來而郊子能繇少昊以
上溯虞羲史墨能從少昊以下迄高辛泯泯二千餘年
洪荒官制炳然垂後左氏錄之至今又二千餘年程子
啓生考古而作是書今之郊墨哉

左傳人名考序

左氏叙事讀者若目覩叙言聲音笑貌俱出讀者若接
於耳唯叙人則或名或字或官參錯不一微註菅焉不
辨也嘗見草野鄙人語刺刺有所述則名字互稱或稱
其所稱習者知之他人莫喻惟其質而不文也左氏之

文極矣唯此不自覺其樸野而不知檢曾未計及讀者之利便否也而程子曰此乃其所以彌文也創爲參錯其稱所謂物相雜謂之文也然不可爲則因取一人兩稱至五六稱者彙爲一書俾讀者無瞢焉

任太君壽軸序

荆溪任太君以賢母著非以母賢母而又賢也予交翼聖每道太君事輒若淚承睫者蓋翼聖未三十而罹貞懿先生之喪又三十年而喪太君則太君之年八十有二矣當八十時翼聖會試京師同舉士皆以擢上第娛百歲親爲嘏詞成軸而其言旣不讎故孺慕久而悲不

忘前史載賢母能教子非其父不能教也人壯強時遊學仕宦走四方則其子自孩抱就傅迄於成人唯母尸之或不偕老稱未亡則子之出處窮達休戚母實其之然而以能教子著者宇宙寥寥可數也母能教子則其所處又必不幸焉而非爲母者所樂也若太君何待以能教子著哉其事姑章母兄相夫子宜家人高安相國所稱慈孝女宗者乃其所以爲賢也故曰非以母賢然太君妊翼聖時坐不邊立不跛胎教豫矣貞懿授徒於外且先卒翼聖事母之時倍於父是故學粹而德醇窮經守道固印原於太君之教者深軸中之詩能言之

故曰母而又賢也是故太君之賢非因子始著者也因子愈著者也我朝睢麟之化行女子被旌者無算皆名節婦不名賢母夫賢母若太君一何寥寥哉或有之而不知知之而不傳子以母著母以子著

就正集序

黃子曰六經如日月如江河言其明且通也明而晦之通而塞之職誰之由由說經者此立一說曰聖人之旨爾也彼立一說曰聖人之旨又爾也後之人又立一說曰彼兩說者聖人之旨不爾也穿一理窟墮百竅而不可出斷一事案糾萬髮而不可理漢以來至於今蓋若

繫塊積蘇矣孔子之爲經解也各蔽以一言簡賅而不可易孔子既遠漢晉唐之儒詰其義周程張朱發其理至我朝

御纂五經之書出而日月之光益以明江河之流益以通世之儒者可以無說矣說之者非襲斯鑿庸者襲之點者鑿之則不如其已或曰如子言虞璣衡夏樞輦而事畢矣則是欽天之官不庸於七曜而治水之使不馳於四瀆也已不說經而尼人之說經曰爾何必說經則樹峰秦子之文子又何以稱焉蓋樹峰年少嗜經嘗攜所著詩文之集冠以經說一卷讀易偶記二卷周禮隨

筆一卷而謙言曰就正以屬序其言洞然而明也其理沛然而通也或曰然則子言何如黃子曰樹峰之文非說經者也說說經者也說經者以襲與鑿聚訟而不已
是故臚而列之裁而擇之俾晦者明塞者通子不觀夫訟乎健訟者逞智舞文工其牒訴以匍匐訟庭而日受讞焉兩造紛爭辨狡斯勝辭弱則負其牒訴雖工不足存也聽訟者理晰於平日而識超於眾人兩造紛爭片言而曲直決其爰書遂可存之以爲法樹峰之文非牒訴也是爰書也彼聚訟而此解紛者也今天子方求通經博學之儒而樹峰蚤築味經窩以味經

其應時而起者乎繪日月之光挹江河之流若是又何必不說經

平治莊集序

江南省志載蘓州流寓有聞吳香爲先生諱彥芳者順康間人也昔在宋世以進士起家坐事罷官寓吳好爲詩古文有滄浪亭集者蘓舜欽子美也越六百餘年而香爲亦以進士起家坐事罷官寓吳好爲詩古文有平治莊集香爲一何類子美哉人謂吳君摯家寓吳類梁伯鸞以閩人寓吳類鄭所南然梁值明時無故悲噫去國辱於傭保鄭入一統之代踐土食毛數十年睠懷故

主悲憤終身其所著述是皆已甚殆狂狷之過君出處
行事適於中道發爲文辭瑰奇而冲融梁鄭之所爲香
爲不爲也儒者策名通籍欲報主効忠急行其道而論
効以去雖曠達若子美猶未免吐牢愁於文章而香爲
不爲也曩予在閩故家雲仍爭獻其先集得縱觀焉而
臚考之講道論性諸書尙已詩古文自唐歐陽行周黃
才江宋嚴儀卿謝臯羽明高仲禮林子羽輩訖於鄭繼
之王道思名益隆集愈富然鄭學少陵而滯者也王學
南豐而流者也香爲生其鄉崛起爲古學晚而流布於
吳會自言詩追正始文追周秦而不能爲大家今之爲

大家也者宜香爲不爲也不爲大家也者宜香爲之能
自大其家也子美旣寓吳復仕爲長史以卒年僅四十
一而香爲優游林泉壽八十有餘則子美不如香爲然
子美得歐陽子序其集而予文謏陋不足發揮作者則
香爲不如子美

唐堂集卷八

序四

百歲翁贈言序

華亭 黃之雋 石牧

百歲者匪直一家瑞一鄉瑞斯天下之瑞今海內期頤
大齊之名數奏 大廷若景卿鳳麇恒見而不止蓋天
下太平極盛久矣崇老尚齒符驗若是其廣也禮言養
老其等差始五十極於九十明百歲之稀聞僅見固耄
耄所覲幸於一間而不可必者也乃近而在一鄉親而
在一家曷能不尤夸異歌詠之曰國之光曰家之慶哉

吾宗高視次翁先生名均邦當雍正之十年正百歲先是恩免一丁賜肉帛者再三矣今大臣遵例題旌

詔許建坊目爲人瑞人瑞者爲其身言之則人中之瑞也同而異之之辭也若曰盡人也獨翁其瑞矣爲斯世言之則以人爲瑞也虛而實之之辭也若曰瑞者何翁之人是矣唯翁孝慈於家惠愛於鄉入而孫曾出而鄙鄴熏其德而化之是故人完而天全理庸而數趨且夫木客逃穹巖而不知歲月入中山者三十醉而百年過矣是烏乎壽箕子以冠諸富康寧之首而厠之以德壽不酬德時謂徒德壽不繇德時謂徒壽翁殆兼之哉吾

家故事叱羊坐龜近於齊諧唐述儒者所不道神漢之水何必不腥螻冥靈之樹安知非液構瑞也者背而台爲翁歌雅齒而兒爲翁歌頌宜矣予雖老異日至故鄉拜翁於堂計已踰百歲而上則視予猶孺子也夫猶以爲可教也

楊東野遺集序

謝客論才以斗石計大小殊也柳州論文以銖兩計輕重殊也均之才也如海如江滂滂乎排沙礫驅蛟鯨以上下乎潮汐以爲文則可謂大矣均之文也千鈞之力萬斛之積壓其曹偶若泰山當之者頽首至地則可謂

唐室集 卷八
重矣。鰕生輕材，小言詹詹，以規樵古人之單辭片語，遂侈然自謂和氏之璧，然而人不貴者，雖曰文人相輕，乃其所挾持固纖細而不足舉也。海寧楊二十七東野才鴻而文豐，溯源於堯謠舜歌，周風楚騷，導其流於唐宋之交，神遊千古，手揮八極，目營四海，口唾九天，緣情體物，裨闔百變而莫之窘窮，人以為廷秀復出，前無盈川，後無仲弘，嗚呼！其豪於詩也。予昔所親見，首為之頰者數矣，夫聚散存歿之感，人生所不免，人心所最傷也。予與東野同遊宮傅陳公之門，公時為詹事，里居，才東野予始相識，聚最久，既別去，聞東野與查悔餘先生唱和

於鄉，又唱和於江西，若王裴韓孟之比肩，而予未之見也。既東野以明經教習相遇京師，復暫聚，既又別去，聞東野客宗室王孫所，王孫學詩重東野，每一篇出，輒手錄之，而予亦未之見也。未幾東野逝矣，令子元白編其遺集詩十四卷，詞一卷，謁予求序。於是前所見與後所未見者畢見之，鏗戛光燄如生，如新如聚，首時嗚呼，孰謂東野死者，鴻毛遊絲，飛揚風中，不若隕星墮翻之重且大也。雖然，予則烏能無感哉。

學庸千問序

學庸千問者上海姚青疇先生所著書也，千者統辭也。

唐書集 卷八
不翅千也問者半辭也有答問者也青疇博學善譚理
逢原心得師之者衆疑而質之諸諸爾積而次之于于
爾聖經賢傳自宋儒後詮釋義理亡慮數百家後死者
蔑以加矣黨枯者陋鑿空者詭謂發所未發而不知前
人已見及之特艸藁之所芟除定本之所刊落而不存
者也則糠粃已謂杼所獨得而不意他書亦有之徒吻
合於往籍雷同於故紙者也則糟粕已至若翻駁攻訐
以爲辨臆創生造以爲奇尤無取焉青疇之書因而
不陋新而不詭挾會思之根奧抽朱子之條理其心愜焉
雖時論亦採其心不愜焉雖先儒不徇遵註者什商註

者一而其崇註而勿敢倍者心與口無二趨蓋於經傳
章句若鑑之初淬於藥而無纖埃障也若鉢縷之綿密
而靡勿貫也出諸口若道蒼素而數酸醎也筆諸書若
毫釐銖兩之程於衡尺也問雖千雖不翅千吾尙惜其
少也又多乎哉譚經之書以同名者劉楨毛詩義問范
審禮雜問顧歡尙書百問歐陽修易童子問而四書有
朱子或問則晰理益精肖聖賢之言益酷傳聖賢之心
益微以顯其有問也引之而愈出其無問也設焉而不
窮彼亦一口也此亦一口也口與口相發而嚙者醒暗
者豁咻者息吃者達是故青疇氏不憚問也不厭千也

其諸或問之源流乎善待問者如撞鐘小叩小鳴大叩大鳴一春一容然後盡其聲千問之鳴隨大小而應之蔑不春容以盡聲是則青疇氏固學者之鐘也豈言之簧說之鈴捷巧織貨者可同日語哉青疇名烈明經以老著書滿家其孫鈺先奉此索序以梓行予媿於理學罔攸發明有未安者不能起青疇而問之用備千之一惜夫

篆學三書序

世之不識字者猶結繩以前人也其識字者則漢魏以後人也不識唐虞三代先秦之字矣唐虞三代識倉頡

之古文春秋戰國識史籀之大篆皆範於六書至秦李斯採古文大篆以製小篆遂盡燔詩書滅古文之迹以獨行其小篆然六書之法尙存故後漢許慎遵之間附古籀以作說文至於今不滅然同時程邈既助斯作小篆而又自爲隸書

卽今楷書亦曰真書又曰正書

以亂之隸書行而六

書之法泯薛綜無口爲天有口爲吳不識吳字魏孝文三三橫兩兩縱不識習字童謠橫目非四字兩日非昌字占夢十八公非松字三刀非州字若此類不勝紀而謠占胥驗是鬼神亦不識字蓋其所識唯漢以後散隸加以行草八分字體日變象形諧聲之義蕩焉不講唯

說文獨存雖尙多僻字陋解闕文然古法犁然而世但用之章印碑額臨時備稽覈摹肖形畫而已曷嘗有溯原窮委理毫析芒若唐李陽冰宋徐鉉錯句中正等之人哉我朝康熙中詔大學士李光地等集儒臣用篆文寫六經四書而欽定之誠以聖籍嚴重不得以徒隸佐書相褻今盥頰莊誦如對漆書石經而玉堂金匱之藏未徧於葑屋竊歎生平徒生死於文字中爲經書之蠹魚而不識篆文卽不可謂識字金山楊顥若氏名錫於是起而述明說文著書以存古垂後而乞予發觀其著書之旨云保氏所教六書班固謂象形象事象意

象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鄭元謂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許慎謂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序次互異學者滑利過目而莫之省楊子闡明厥義定許氏所次爲不可易謂書契代結繩皆爲事而作事寓於形形成而聲從聲從而意見轉注假借其後起者遂錯綜小篆肌分理劈貫串融洽於是乎作六書例解古有音無韻未有反切自周顥沈約爲四聲切韻徐氏遂依孫愐唐韻之反切載入說文然世所行說文韻譜徒以部首次四聲又於每部中次四聲旣非許氏始一終亥之舊而仍不利於緝檢楊子依四聲

之韻以便今從小篆之文以存古蓋慮夫隸行草之繁變而亂古也束字以韻束韻以篆而字體正慮夫字書於本音之外雜取方音古詩賦爲叶音繁變而淆本也束字於篆束篆於韻而字音正於是乎作秦篆韻編隸行草旣與偏傍點畫舛溷孳乳多譌字俗字流傳名人法帖多破體別字賦家子家多造作奇字闌入字書矜富務博文盈數萬溢於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之舊而繆雜愈滋楊子就今隸以滌秦篆剖其近似疏其譌俗其分部則從并從附省約便易以資小學於是乎作正字啓蒙短箋予乃序之曰聖人作書契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字之義大矣哉自古文籀篆廢而不著說文始出以講明六書不墜保氏所教叔重之功宏矣歷代君臣爭妍鬪工於散隸行草而忘厥所繇至宋雍熙時鼎臣奉詔校定此大有功於說文者自後若戴侗周伯琦楊慎魏校朱謀埠趙宦光之徒代有著述得失互見若顯若所論著不附庸於說文而遵守許氏有發明六書之功其視詣闕賜布奉敕雕板遇未遇異耳淮南子載倉頡始製文字天雨粟鬼夜哭其事不經高誘注謂文字與詐僞萌人舍本趨末必致饑餓天故雨粟鬼恐爲文所劾故哭似有激之言僅可施諸程邈以後之散隸

唐室集 卷八
行草波折姿媚徒以急就干祿甚至士季摹真跡以肆
誣君廓惑草書而致叛其禍害洵有如誘言者豈宜以
加倉頡之文象於奎義取諸夬功侔於馬圖龜書者乎
三爨而爲小篆規模嚴整不可以人廢顛若氏慨不得
見黃帝宣王二史之大全乃沿秦相以窺古法沉浸之
久饜飫靈通滋味豐足鬼神來告以爲日用不可闕而
範圍不能越者咸於是乎在則是書也烏可以無作吾
嘗竊歎雖倉籀之文而存人亦不識也雖斯篆不識也
雖散隸行草猶不識也疇則能識形於稀勻濶狹連斷
之間識聲於從聲從省聲之界如顛若三書者然則書

以金壺之汁刻之茗華之玉副墨藏諸二酉雒誦徧於
五都於以崇字學昭六書厥功不繼許徐諸君子後哉

王忘庵遺集序

汪鈍翁太史之傳忘庵先生豔稱其繪事比諸石田叔
平今之高士也顧不稱其詩其不知先生之工詩歟其
知其工詩而偶遺之歟生同代居同郭不得云不知先
生之詩極工不得獨舉畫而遺其詩也詩之名爲畫揜
則先生之詩之工不得揜於畫猶夫先生之人之高畫
不得而揜也予修通志仿太史之傳列先生於隱逸云
古詩人之隱柴桑里者曰陶元亮隱鹿門山者曰孟浩

然陶之曾祖爲晉宰輔勲績著史策而元亮蜚遯田園
猶夫先生席相國文恪公之餘業而棄其榮利蕭然若
寒峻孟之貴友邀與偕之京將薦諸朝而浩然就所知
飲愆期不赴猶夫先生當姊壻宋文恪公秉軸屢招入
都而屢卻故其詩冲融澹漠蕭寥閒遠若不經意有陶
孟之風然陶有誤落塵網之悔孟有不才主棄之嫌先
生無之也故自號忘以明志解衣盤礴忘乎其爲畫
也嗒然若喪其偶忘乎其爲人也唯忘能忘唯忘能詩
而後乃忘乎詩者之爲詩也陶孟云乎哉先生歿四十
餘年其季子師貞刻其遺集若干卷授簡屬予序予讀

之物表霞外軒如躍如於方策間而渺伊人之不得見
也而幸見其詩見其詩而遂求見其畫則一縑一楮流
傳人間者皆藏弄以爲拱璧不輕易出之而其家亦因
是以少所蓄聚至是始以芙蓉白鷺見詒考其題識五
十年物矣予一日而見二珍如見先生焉於是驕太史
之見畫之易不若予見畫之難爲倍喜見畫而遺其詩
不若予見詩而兼得畫爲倍幸也古來兼二事之長莫
若君家右丞先生之詩中畫畫中詩何減右丞若其屏
功名於蚤歲閒適終其身無疑碧秋槐之句則右丞不
如也而史傳亦僅豔稱其繪事以爲學者莫及而不稱

其詩但曰賦詩而已以是知太史之傳先生合於史體也史家謂丹青絹素之久而漫滅也又不能家給而人貯也故形容以傳之謂詩則繕鈔刻鏤有瞳子者胥見之故無待於稱故太史雖不稱而予已知先生之詩若陶孟之不揜於窮約若右丞之不揜於藝能者先生與太史復生必共許予爲知言

西湖志序

代

西湖志前督臣李衛因修浙通志而及之首水利次名勝因水利而及堤塘堰牐橋梁因名勝而及山水寺觀園亭祠宇古蹟藝文終以志餘外紀凡四十八卷臣蒞

浙三年鏤版始成謹序之曰浙會城以江海爲門戶而西湖其壺奧也是故西湖之水重與江海埒考厥所繇以迄成事雖地利則然顧不以時哉明聖靈鷲始見於漢晉間不甚顯至唐宋始大著然興廢亦屢矣我聖祖仁皇帝五幸其土天章御製以褒揚寵命之今上發帑興修以紹大功而後溥博閎麗超歷朝而垂萬世地猶是也唯遇重熙絜洽太平極盛之時以至於此人見湖水之畜泄通漕鹽以利國漑田供汲以利民濟舟楫以利商旅而知九重之軫念深而睿慮周也人見草木禽魚之蕃庶輿馬權槩之絡繹而知

聖澤之淪浹於民久樂樂而利利也人見法王之宮名
賢之宇高士之廬輪奐鳥翬瞻仰恐後而知 盛世之
民嚮化慕善風淳俗厚感天和而饒物力也苟其不志
帝德曷以昭天心地力曷以彰人風曷以傳故今之志
宜什伯於前志之美者非美於其紀載而美於其所紀
載者也夫西湖天下所在有之而杭獨著者豐於水者
蓄於山此則環山爲岸行於水者阻於陸此則隄亘梁
接水放於荒遠寥濶而此則麗於城郭錯於園廛水虞
其濤波湍悍而此則淨如練平如鑑其原不涸其流不
磨其土宜種植其風氣藏聚其水清甘曩詰所謂天造

地設者也是以度越諸川而擅名於代蓋九百七十餘
年匪今斯今矣而臣謂繫於時者白蘇趙楊諸臣狀奏
題請幾至廢格以倖有成績豈若洞自 宸衷渙號出
綸之易吳越割據南宋偏安以詡繁華恣游衍豈若
一統馭章巡狩省方之勤遊宦過賓之歌吟毫札豈若
天語之貴山人僊釋所棲託豈若 宸翰之大九百餘
神御之尊名人之題額碑版豈若 宸翰之大九百餘
年以來有之乎無之也故曰唯今之時爲然且夫志水
者詮其利志地者標其勝自昔已然然而葑田菱蕩水
簾桑埂未嘗不數闕其利而損其勝今自 翠華臨幸

以來四十年於茲湖之內水益浚而深隄益培而廣寺
益拓而新祠廟益增而麗卉木益蒔而滋湖之外渠益
通而流田益潤而腴
聖天子睠懷於上士庶農女歡說誠敬於下封疆大吏
帥其寮屬以仰體俛慰因利踵事歲繼月繩相積於求
求則是湖之沛恩波流惠澤者億萬年無疆而是志也
傳世行遠立言於不朽可徵也臣樂觀厥成颺言於策
與有榮幸矣

陳乾初先生遺集序

海昌以理學鳴曰陳確乾初先生者當明之末與同邑

祝淵開美皆及劉山陰之門祝死而先生不死入國
朝乃宏演山陰之緒言見諸許三禮西山理學傳黃宗
羲梨洲所撰墓志詳矣其著書外則詩文集藏於家其
曾孫九高奉之以乞予爲序予惟理學家唯宋朱子詩
極風雅比興之旨道性情合意象稍擇去其什二三則
粹然大家若邵堯夫流派麤俚庸腐決乎詩之藩矣王
陽明謂以文講學務曉暢其意不得繩以古文之法爰
用俗語時句作講章語錄體潰乎文之防矣而先生之
詩憫時憂道篤摯悱惻鬱於風騷其文義理爲主論辨
爲輔其議禮尤裁斷古今省括中肯綜厥大凡篇皆有

爲而作無應酬語必由中而出無蹈襲易所稱言有物者也自姚江倡學傳習至今學者自詭高明雷附臆決反唇宋儒流涎釋氏甚至疑孔孟詆六經然則姚江龍谿未生之前程朱以來所殫精神勞思慮以發明堯舜相傳之道者其果有罅漏舛譌而大學致知孟子良知之說尙名聞於宇宙斯世之人心亦遂缺塞於三四百年始待後死者發先儒所未發爲之闡幹而論定哉先生類是者間有之然大指依歸於山陰山陰嘗謂心學必流於禪故先生所言皆切近倫物實有裨於世道屹然爲儒者先生於宮傅公昆弟行年五十以長公言少

時見兄至古貌古言輒肅起敬聽其表率宗族可知已竊慚晚學末由闕測理奧張皇其所蘊洩而徒詹詹效糠粃於前也

山舟詩集序

躬行近德濟物近功著書近言士於三者一無能焉而曰吾韜晦不求人知者庸也驚虛聲以欺世曰吾樂善而達用且有文者妄也是烏得爲有道之士哉蓋晚而聞千山周君而君已前歿二年矣吾門范擘其戚也持其詩以眎予曰其言若是幸序之明日持其傳以眎予曰其人若是幸序及之夫君之好行其德於宗族鄉黨

朋友而不倦決大疑拯大災有功而不伐人人能道之
徒以居不相近出處不齊耳之而未目也今迺目見其
詩而如見其人嗚呼可不謂士之有道者哉郭林宗舉
有道不應高尚其志中郎謂其考覽六經詩書是敦顧
無一二篇什傳世而是編也備體古近溯源風雅汎濫
陶韋儲孟唐宋諸家鴻而鍾呂細而錯鏤動而雲波靜
而月壑如摩尼珠隨方現色如春蠶繭覩物肖形而要
歸於忠厚和平之旨噫其能言者與昔徒聞其中乙科
不仕砥行秉禮獎訓士類以爲林宗之流也而未聞其
詩雖無詩已足傳况目見其詩又若是哉今序而行之

庶幾作碑無愧之遺意則雖未識君君之精爽必攬爲
知己而答響於千山煙雨間未可知也

雲思館詩鈔序

寧慧而歿乎將頑而壽乎寧遠遊而忘軀乎將闔戶而
槁項乎終賈振衣於綺年鄒枚曳裾於朱邸唯辭采之
鉅麗則金石銷泐而文譽不泯臺池變遷而遊跡永存
是故懷觚翰志柔蓬沒世而名稱君子奚疾焉予試闔
古學得候官陳繩騶季者能詩士也又十年相聚武林
則時時稱其亡兄不置純其名驥仲其字也弱冠遊京
師補順天博士弟子由貢選授國子監教習以高材能

詩遊於滿漢貴人所交盡吳越名流與王樓邨張匠門
顧秀野郭于宮吳寶崖相唱和其母夫人亦能詩凶訃
至公卿以下製誄輓赴弔者數百人奔喪歸里營葬貲
復出適楚依典試李婁山適粵依總戎裴某遂卒於惠
州年三十有二悲夫驥仲豈不知劇心鉅腎之傷生不
材無竅之延命觸犯寒暑之勞瘁安神閨房之逸樂哉
士各有志謂庸庸以倖大年不若皦皦而收令名也昆
弟四人其命字也上騏驥驊下伯仲叔季而驥仲猶
八龍之慈明三虎之偉節矣叢蘭方茂一枝先隕春暉
甫翳寸草繼之嚮非流黼藻於士林寫笙鏞於文苑則

其彫落已二十餘年魄逝而骨枯草宿而木拱散爲飄
風蕩爲冷煙僕亦烏知三山旗鼓間有所謂陳驥仲者
哉曹子桓云文章者不朽之盛事驥仲之擇術善矣於
是騶季痛姜被之淚鯉恐寶珠之帙蠹謀重梓其所著
雲思館詩鈔增以未刻者共如千卷謬謂予知詩以序
見託夫僕亦嘗弄墨拈穎於陸輪江舸之上幸獲白首
意者吐屬未工聲譽未彰天亦宥之脫技若驥仲名若
驥仲曷避緋衣赤虬之名耶得作才鬼勝於頑仙輒爲
論人生修短之數在此不在彼而其詩則誦者識之不
在林鴻王偁下也其以雲思名詩者遊而不忘其親也

傳耕堂遺集序

唐劉蛻卜於土吉遂冢以藏其文此則卜於火如秦兆之餘也陳無隱氏之先世士傑翁當明洪建間築閱耕軒於南橋屬方練諸公爲記序銘詩以傳則其子叅政禎孫祭酒詢之事也又二百五十餘年而至無隱氏生明季殖學蜚文遭逢鼎革隱淪以終所著詩文曰傳耕堂集傳耕者傳其先世閱耕者也厥後厄祝融子祖壽爛額而奪之僅而後獲二三策此編是也其孫明經基弄之久卜於木如棗梨兆吉卜於金如刀削兆吉則鏤版以傳而先以屬予序詩六十餘首清拔高雅修慝編

尤多名言雖顏叅二氏而於人倫物理發揮精切可佩可銘人不由心得而驚記誦以爲學揚子所爲書肆說鈴也言無物而膚綴仁義心性以爲明道之文韓子所謂陳言剽賊也無隱豈屑爲之哉夫物多則富少則貴富其所著而火妒之貴其所存而金享之瘞諸土而朽不若雕諸木而壽故人莫吉於有賢子孫也故曰詒孫子曰無念爾祖一詒一念陳氏有焉無隱名蓋字辰赤身隱於國初而言顯於今相去將七十年危不得顯矣其出遲者其垂永也

路氏譜序

予生長陶宅交路氏之有文學者蒼霖先生諱垓舒馭
諱徐來西駕諱鳴夏瀛山諱登雲美其門內人文苑郁
而譜系未之詳也諸君先後卒簡若乃始示其族譜求
序考唐書宰相世系表路氏出自帝摯子□元堯封於
中路後以國爲氏而譜舊序稱軒轅封支子於路按黃
帝封炎帝之後參盧於路亦作潞非支子若帝摯子則
黃帝之支裔矣路氏諱隋者在唐爲宰相其後人從宋
南渡族繁不可稽故是譜斷自由上海閘港遷華亭諱
華之父始垓其十世孫徐來十一世登雲鳴夏十二世
孫也譜作於其八世孫夏津令宗周九世孫吳縣訓導

用成而後人增續至今十四世焉按譜華之父失名以
丁產甲吳中明高帝籍其家誅戮極慘華及於難其母
張抱幼子逃出至陶宅西依其姻以居旣長名繼留冒
張姓再傳猶被讎訐遣一子戍餘遇赦而後復路姓夫
明祖之籍富民豈獨路就松屬若曹瞿呂陶金倪諸家
非有叛逆反亂謀也徒以擁厚貲而罹極禍覆宗湛族
三世不宥虐如秦皇能容烏氏保巴婦清明祖廼用屠
其民史必本實錄當時篡述爲尊者諱故隱其猜忌殘
忍之跡不載往往見諸野紀家乘然後知譜之可以直
史漏也當是時路氏不絕如蠶紐綿至六七世蔓成名

唐書集 卷八
族文學仕宦著矣其遐而遷齊遷秦邇而遷常之陽羨者胥隆隆焉皆繼留之後也天益屑徇世主之威權而不佑善昌德哉子孫其念先世之顛踣而後寢盛知豐財不足恃而種心殖學之可大以久則若符離臨淮之人物繩繩出焉曷有既乎抑唐時路敬淳以儒學稱尤熟於譜自魏晉以來推本其世著姓略衣冠系錄則敬淳且能譜他姓而是譜但及華亭陶宅本宗他路姓不濫牽引簡括詳慎得著述體蓋譜學有繇也華亭既析縣陶宅今屬奉賢

建草堂詩序

印友徐君端臨名給事子以諸生獻詩於

聖祖南巡時卽受知面試詩復稱旨入南薰殿纂書

優叙爲閩之浦城令九載引疾居林下至今又十餘年

其名在京國其政在閩其性情在詩詩無往而不在也

康熙間同予試京兆君以承明著作公卿知名年又強

也風采奕奕適上而冲懷商榷藝文之精峭良楛不合

於程度不止此其意何難騰觚稜而直上以黼黻清華

而竟屈首於百里才捧檄行矣雍正初予亦仕閩甫入

疆賦詩贈答交驩而去繼予自京師旋里君已歌歸去

來相遇枌榆之陰握手談詩意氣不減疇昔而相顧皆

麤麤白髭矣竊見世之爲令者殫心催科敝精案牘竭力奉上官積財貽子孫卒卒無須臾閒逸之性情不識吟詠爲何事其或結習翰墨自命騷雅一行作吏若隔塵歷劫敝屣棄之君則斐然似潘河陽爲令者或貪墨罷或詿誤去支離牢愁家食而歎懣懣不樂於其心君則灑然似陶彭澤是故其詩足於已而鳴於世超俗而媿古也夷考唐代清平調大禮賦熊熊麟麟而不得一第位亦不高然而楊盈川以令駱臨海以丞賈長江以簿王龍標以尉名皆與天壤相敝君而生於唐也者徐浦城不當頡頏其間哉

舒嘯齋詩序

有以舒嘯齋詩謁予求序者東郊趙君也予友徐今吾先生選而序之以雕木矣予何序則且言嘯旨嘯詩作歎曰其歎也歌曰條其歎矣江沱之悔中谷之慨雖載諸聖經趙君生盛世履順境無取於此若東方生嵇阮成公綏之徒其遺音有傳者乎夫蘇門山人之嘯聞半嶺音若鸞鳳因霄國人之嘯聞百里音若笙竽君之爲詩也祛其蟲號蠅鳴之寒纖而叶於歸昌裁其甕音在韻之粗俚而諧於震靈斯無負嘯矣予論詩主聲君之詩所舒者嘯也斯聲音之道得矣東郊故詩藪予猶及

交郁耀覺關徐基十峰各雕所唱和於木歲月其邁聲
銷響歇矣追蠡尙懸綿駒間出此丁而彼嚶前于而後
喁吾門沈大成盧畏盈皆年少能翕於風雅金木竹箭
之所生藪其鍾而不竭乎君鼓吹其間異時大音發於
東東爲震震爲雷出其聲以鳴於世不但登東臯以舒
嘯而已則予與今吾雖老自我西郊尙能爲同聲之應
也

陳氏端寧詩序

予序女子詩一爲徐廣文女一爲陸太學母皆生存而
其父若子乞言以章之晚而序周文學妻陳氏端寧之

詩則年二十六死矣周爲贅婿而從師遠方故詩多愁
思之什旣盡哀於舅歿而盡瘁於父病以死惜哉其才
而歿也或問予何數序女子詩予以孔子之刪詩也毛
公所序莊姜之綠衣燕燕日月終風共姜之柏舟許穆
夫人之載馳宋襄母之河廣衛女之泉水竹竿凡發乎
情止於禮義者咸取焉而朱子傳則屬之后妃大夫妻
宮人媵妾遊女思婦棄妻該正變之風極比興之體蓋
成周文盛雖閨閣胥嫺文辭習謳吟亦婦言之一故采
風及之秦燔詩書而虞姬戚夫人和歌春歌唐山夫人
房中歌以傳皆猶有周末之遺風也而後乃陵夷蕭寥

腐儒老生誠翰墨非女子事然雖行如卓蔡而白頭之吟幽憤之詩尼山復作未之或刪逸矣矧幽閒貞靜範禮義道性情者之爲之也惡得而廢諸夫其溫柔旣合詩教慧心妍辭或過於男子而吐之於音同於候蟲時鳥筆之於書化爲冷煙飄風不亟章之以言則天闕山川之靈氣而淹匿其秀采爲大可惜也我朝文化媲美成周無論海內就吾郡士女若張汝傳之繡餘王雙鳳之玉榮袁寒篁之綠窗何韞潔之幃篋皆見其雕本斐然有作盛矣世無采風刪詩之人幾何而不泯泯也予葺通志列女傳增入孝女才女若端寧不可謂孝且

才哉不幸蚤世其夫刻其所著紉蘭草其夫族兄比部郎藹公序之復介其中表范君來曰必先生一言而論乃定予見其詩備衆體咸工緻可錄固不待予言章之顧不能默而已焉者深惜之唯恐其不章矣

序五
 陳宮傅愛日堂詩集序
 兼三尊而并四科史難其人今乃親見之若宮傅相國
 陳公蓄德敷政以其餘事著愛日堂詩是也公自應科
 入仕以迄 賜告而詩必與俱隨其時事以名其集凡
 十餘種愛日堂其統稱也公昔歸養
 聖祖御題堂額以賜故名其詩不忘君父焉子編修邦
 直釐為二十八卷鏤梨以行世公以之雋及門久頗能

唐堂集卷九

華亭 黃之雋 石牧

序五

陳宮傅愛日堂詩集序

兼三尊而并四科史難其人今乃親見之若宮傅相國
 陳公蓄德敷政以其餘事著愛日堂詩是也公自應科
 入仕以迄 賜告而詩必與俱隨其時事以名其集凡
 十餘種愛日堂其統稱也公昔歸養

聖祖御題堂額以賜故名其詩不忘君父焉子編修邦
 直釐為二十八卷鏤梨以行世公以之雋及門久頗能

識其所以爲詩者授簡俾書其末公之詩之雋誦而習之矣學有本言有物蘊諸道德性命之腴而吐其忠貞經濟之華者也是故應制之詩麗而法紀頌之詩闕而摯遊覽行旅之詩章而遠閒適遣懷之詩暢而真贈答燕會之詩恬而至紀時詠物之詩典而切清廟明堂黃鐘大呂之音旣如此其洋洋也山川風月清談幽賞之懷又如此其渺渺也其時昌其遇隆故其詩有美而無刺有正而無變其於出處之道也正君父昆朋之倫也盡故其詩溫柔敦厚醇乎風雅而劑以唐人之體裁節族焉於戲盛哉周公之爲風耕甿桑女園叟獵夫征人

思婦一一挹着睫而抉肺肝名公之爲雅軍田土字之大厲鍛饒濯之細流光於阿風振華於梧鳳二公洵宰輔中之詩人也歷事文武成王齒皆逾百紀於論衡若漢相張蒼百有十歲雖著書然無詩匡衡說詩而不能作唐相燕公曲江郁然爲詩宗然皆末年七十宋相文潞公最壽而詩不名公今年八十有五矣前一二年壽公於遂初園惠貽五言長篇和七言絕句親見公之興飈舉而思泉涌也因憶前三二十年從遊觴詠親見公之鳩擘象渡而餘子之汗流而走僵也金玉之堅其響恒厚麟鳳之神其采恒縟日月之古其光景恒新公之

精氣充固而發揮不窮亦若是矣且以公之耆碩爲
兩朝國老處則東山洛社出則安車蒲輪遇
新天子仁明首出宇宙太和入覲而繪星雲之容矢詩
而發韶鈞之聲若周召風雅作於成周聖子神孫之世
知不以林泉集而止之雋雖白紛尙能誦習之

穆堂先生全集序

道有統文亦有統虞夏商周道盛而六經四子之文出
其統一周秦而降析道而微傍道而岐背道而離然其
文則皆炳焉蔚焉與天壤相終古雖有文可以貫道者
而祇謂之文焉其統分鄒魯之統子雲仲淹僞爲經而

不得與廣川昌黎衍於一綫至周張程朱而其統乃一
檀左之統傳於馬班揚馬崔蔡漸衰至於唐宋六家而
其統乃一前代景濂希哲道思熙甫之徒欲承六家之
統而北地婁東奉檀左以與之角而兩不相下然其後
無繼者夫貌古者畫施規賁而無情飾辭者鏤冰畫脂
而無氣趨時者決籓潰防而無格弊伏於所狃始極盛
而流漸衰也沿及我朝文盛人衆可屈指者亡慮十
數家散而無所統於是穆堂先生出焉其行已接物立
朝服政靡不踐履於道融液六籍寤言姬孔昭灼於穹
朗剖析於豪芒顧未嘗以談道講學附系於程朱之統

唐堂集 卷九 三
也而著於文者操唐宋之體製以滙南雅訓誥之指歸
萃羸劉之精嶽峙而瀆流颺馳而霞起郁郁炎炎苞括
宇宙陶鎔墳索騰越百家而旬耀一代自經國蒞治碩
論闕議以迄詮理言情叙事之篇窮洪纖而極正變二
氏之言不得而溷焉然後知以文貫道卓然紹厥統於
大家者在是而豈他貌古趨時飾辭者所得而分之者
哉先生於文取永叔子固於人才取介甫於學取子靜
不出其鄉而奄有前古誕唯賦奇於天孕靈於地是故
發而爲先生之人之文者如此或謂先生嘗葺朱子晚
年全論考朱子繇婺源遷閩纔二世而繼其鄉楊羅李

之統學者以閩配濂洛先生繇歙遷江西亦二世而繼
其鄉歐陽曾王陸之統學者稱臨川先生蓋未嘗不於
朱子符節合也集內外共一百餘卷同門李檢討光墀
序而刻之而予識其所見者附焉

顧侍講小像題詠序

小厓先生始以孝廉膺 特名也攜其鏡容首屬予題
絕句三旣而以編修入 覲也復以其觀梅小影首屬
予題絕句二今以侍講告歸合二冊所贊詠刻之而屬
予弁言則

今上爲皇子時題詩在焉逮及卿相以下凡數十篇郁

唐書集 卷九
乎盛矣夫人孰無面而亦無同面故唐舉許負之徒挾
相術以測貴賤壽夭而顧凱之曹霸等又以傳神寫真
擅其能而人亦欲託之丹青以自鑒然天之生人非徒
面而已莫不有心而性情統焉故睟面必根心相與畫
其孰能達之小厓以仁義之性發忠愛之情油然流溢
於

聖祖挽辭之六章

先皇帝見而感動鑒其心之純於天理也擢爲儒臣俾
侍

今皇上讀書遂大展其學問以酬知遇蓋其性情心術

兩朝洞矚入於淵微豈徒德容道貌之日三接哉予竊
悔嚮之題詠之疎賴羣言而始備可以補畫者所不能
畫而何可不彙之以傳其畫耶尙書載形求唯肖而得
良弼史公見畫留侯狀貌是形貌圖寫今人爲行樂之
具古者則以之物色賢才而證明勲業事綦重矣則又
在人而不在題詠也小厓少予三歲用文學締交三十
餘載其間或南颿北轍不相聞仕宦出處相先後而交
情如一日揚子曰朋而不心面朋也予豈謂子面如吾
面乎蓋心相知久矣予出漁樵農牧圖與小厓之圖相
對梅清鏡明自慚形穢則相實定之而又不在畫也

四書大全注疏增刪序

孔曾思孟之言大如天包古今所稱儒者於中或窺而漏或測而鑿朱子之書出若地之承天一氣合而萬象明詮理譚道講學者無所遯於天地之外人乃不敢疑四子而疑朱子至謂功令遵朱肆舉業弋科名不得已而趨之便於小目儉腹蹇足之徒而不足以束高奇曠遠之士夫朱子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次序作集註章句句斟字酌至五六十歲時始成歿前三日猶改大學誠意章註蓋終身任之明聖道維人心彰世教豈預知後代爲講說題目之用哉故其言蹈常指實若

悅口之糜飯適體之裘葛無毫毛游談越思而洩聖言之精微無遺蘊裁漢唐宋人之詰義無纖疵雖聾瞽猶能披發之而或視以凡近瑣屑倡爲高論渺義標一宗旨而趨者若鶩伏莽於性理立幟於心悟傳染蔓延流爲狂妄若近世毛氏極排朱註著爲一書不曰朱註改錯而名四書改錯噫四書也而待改錯乎疑朱子疑孔曾思孟之階梯也以予所見聞執四書以訾警朱子者衆矣同里楊京昀韭氏專爲朱子之學始則博采或問精義輯略暨文集語錄語類凡朱子之言用以發明四子爲一書宜與儲大文六雅爲之序而其書未出也又

唐書集 卷九
爲之數年叢宋元明儒之講解岐朱者黜合朱者陟錙銖分寸赴其權度而附益之擇精語詳易其名曰四書大全注疏增刪如干卷欲與三魚遙喜竝馳而屬之雋爲之序竊謂觀天文者遊心目於長空太虛之表有無離卽而莫之據依也曷若宅嵎夷南交以測日按九州以驗星之分野就山川國邑以望雲氣而後寒暑災祥切於人事靡有或失朱子著足進步務從實地以與天通窮高測深不遺卑淺諸儒循塗以告警猶鼓記里而車指南也而後聖賢之文炳日星章雲漢不爲瘴煙淫霧所蒙若楊氏之尊朱子可謂功勤而學正矣其附錄

五十餘則割棄陸王剖析儒墨歎塾師之刪朱註及坊刻五經刪本曰恐異時有四書刪本出也其憤憂至此理窟不名談塵不揮靜坐覃思以毋忘童子時之所習白首而卒業焉曰吾道如是而已

左傳翼序

孔子作十翼以爲易傳左氏傳春秋昔人亦謂聖經之羽翼凡紀二百五十五年之事且及於惠悼百十四國盛衰遷滅之迹咸在本與春秋各爲一書非公穀釋經者比創史之體備文之法乃范武子謂之豔富而誣韓退之謂之浮夸者蓋左氏好以成敗利害論人而喜神

怪夢寐醫巫卜筮童謠占驗之事疎縱於瀆倫犯上之大罪而嚴密於耳目手足之小節所愛敬則溢爲美辭所賤惡則殫厥惡態其所網羅國史皆一手潤色因事造文故戰陣辭命聲容意氣家人父子細碎繁瑣雖人殊國異經其叙述若化工之造萬物也而誣與夸不免矣至若臚一代之典章發全經之義例不繆於崇禮修德守敬之旨先經後經以明原委依經錯經以尋枝葉爲功於春秋者鉅考事修辭者千百世咸祖之自鐸椒虞卿作抄撮賈誼作訓故至劉子駿杜元凱孔仲達而章句義理愈備益精顧評騭文字未暇也宋儒專論事

理真希元始選入古文於是元明以來至於今選本及專本論文者日衆專論文而富豔莫加焉桐城周筆峰氏撰左傳翼若干卷主論文而及於事理者也縱之自隱桓以至定哀時移世變洞然於其胸衡之自周魯齊晉以至附庸戎翟若入其境而接其人瞭然於其目發之而新疏之而無不通不鑿智不矜勇不譽義積之培之而翼於是乎成如手文爲魯夫人是魯史因桓公而飾爲禎祥之說母子如初是鄭莊實感頴考叔而能孝寺人貂漏師若後世宦官弄兵內操非漏洩軍事子玉剛而無禮乃子文舉以爲政者復衛封曹之請弗致瓊

玉於河神皆正大光明後世薦引柔媚而拂須吠竇之徒出秦穆用孟明可爲百世用人法繞朝贈策非馬槌是書下二語於簡策以贈士會非口說若此類高出世儒不可枚數其言衍而暢辨而決如繭吐絲抽繹而不窮如山出雲騰涌而疊現所采近人之評必前列而唐錫周馮天閑兩家爲多猶杜之集解采許惠卿潁子嚴孔之正義采沈文阿劉光伯而自成一家之言也旣數易藁復剪裁塗乙歿前一夕猶手自刪改嗚呼勤矣左傳之風力文采譬猶鵬徙海而鳳傳天翱翔載籍之上無藉後人之翼之也今而加之翼實有所以翼之者吾

見所以翼之者將挾所翼者而偕蜚也翼傳之與翼經功相差已嗣君寅亮乞予序其書坊人請梓急已索藁去因記憶其一二議論而序之

醉白池詩序

陸務觀題粵山曰詩境摩崖刻之予搨本歸示張東亭太史鐫版贈予以顏所居之室室僅容膝啓牖望天濶不及咫無可詩之境也強而境之則亦強而詩之醉白池則詩境也境有水可詩蒹葭境有石可詩崇邱境有樹可詩樛木桃夭境有竹可詩淇澳水有魚可詩嘉魚魚麗魚可釣可詩竹竿樹有鳥可詩綿蠻境有堂可詩

斯干堂之外觀農於畝畝可詩載芟良耜堂之中留客於壺尊可詩初筵旣醉顧子珠懷有此境也以有此詩也故以池名其詩凡所至遊覽憑弔暨人事酬答非盡池上之作而胥統彙焉梓成以索序夫詩雖曰性情豈不以境哉入廟而思敬過墟而思哀思因境而遷也衛之音趨數齊之音敖辟音逐境而化也成連之琴也海水汨沒山林杳冥情緣境而移也伯昏無人之射也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技以境而神也謀野而獲登高而賦語言文字安在不繫於境哉有醉白之境而後有珠懷之詩山深而木則美水折而玉則華地靈而人

則傑故有境而無詩不境其境者也美蔭之瘖蟬也有詩而無境自境其境者也暗壁之吟蛩也境與詩泊然而相遭油然而相生藏焉息焉而如是出往焉遊衍焉而亦如是者吾之所謂詩人也且夫境何常之有窮通順逆喧寂夷險不同之極致矣詩人誠根理以發辭範義以閑情殖學以運才貞遇以言志則何境不詩處而澗阿衡泌閒居之詩境也場圃河干家食之詩境也出而山川原隰征夫之詩境也清廟明堂顯相之詩境也而豈一池之可限哉是所望於顧子端木氏論處境而通於詩詩之爲境也廣矣若予之境不境詩不詩而冒

濫其名於厥居則忸甚

晚唐三傑詩茗穎集序

宋巖儀卿畫晚唐於盛唐軒盛而輕晚爰立初盛中晚之界其於風氣聲格之流移頗準近世錢受之詆謨滄浪決其隄而潰之顧錢氏晚年之詩塗竄梵言釋語穢滓風雅而醜詈巖氏之以禪論詩比於目翳熱譖是明欺枯竹朽骨不能起辨也吾嘗平心論之巖氏曰雖唐此其晚也其不逮盛唐詎唯巖氏夫人而見之錢氏曰雖晚猶之唐也其不侷唐人之矩詎唯錢氏亦夫人而見之晚唐詩家數十以小杜溫李爲之冠牧之之豪邁

義山之瑰奇飛卿少遜而富豔配之斟之諸家猶呂姬之伯嬴芊之雄不儕偶於五與七矣或出相門或附宗室姓氏昭於唐史詩卷留於天地可不謂人傑哉宜宋草塘從九百年後追而傑之而鼎峙之曰三也夫四唐之爲唐猶四時之成歲帝神遞嬗溫暑涼寒之旋斡無迹而氣機蒸變於自然及其至也而畫然判矣晚唐猶冬也數十家若虎交雉化芸生荔挺泉動水堅蕃然以呈顓頊元冥之象而驗之不爽三子者則操白露變霜之精力具北雁隨陽之神智開其運而轉其風是故舉三子可包晚唐也昔吾友查可亭刻晚唐詩鈔首列三

唐堂集 卷九
子各百餘篇彼兼及數十家而嚴此專及三家而寬若
稽田載犁載堡而疆畎一新越陌度阡良苗芄芄改觀
已其諸所謂茗穎者乎

詩經叶音辨譌序

陰陽五行自然之音風鳴于雷殷虺水大砰訇而小窾
坎木伐而丁土築而登因其音而制字以實之因其字
而諧聲以讀之孳生而不窮焉詩三百篇音之叢也古
人文辭多用音而詩尤專以音爲節族於朝於廟於堂
上下於房中於里巷風俗行神示格歌忠泣孝移情悅
魂颯颯泱泱者匪直文辭而已唯音則使然大哉音乎

然其流屢變音學繁興搜而擇之難矣予幼誦詩頗解
四聲翻切雙聲疊韻客持經書隔坐唱某某反何音卽
應音某合者什九偶不合者方音不同耳而所謂見溪
羣疑之三十六母宮商之五音七音喉舌唇齒開發收
閉微茫曲折則未之究何則淺嘗而遷嗜任臆而憚勞
狃時而荒古爲學之通病然觀近代毛大可邵子湘之
論音竊不然之晚交劉子讓宗示其所著書而服焉繇
其覃思篤學神悟理解納天地間陰陽五行之音於靈
府觸之於字而無不通等借純次本標隔標正紐旁紐
其道精熟爰就三百篇而發抒所蘊辨別諸家若理焚

絲而析秋毫操是橐籥以往破三墳窮五車足矣我朝文治賁明太平之鼓吹尤盛安溪李相論切字之法分母之理南北古今之音又以國書十二字頭爲得天地之元聲阿厄衣窩烏爲歌麻支微齊魚虞七韻能切諸韻而不爲諸韻之所切其論極深渺而獨心服顧寧人之書予讀顧氏五書不蔓引等音字母唇齒商徵云云唯博採三代秦漢之文辭而參定其古音犁如井如如刮矇者之瞽而昭白日至繩人叶音之譌輒謂毛詩四聲通爲一韻似以宋元之詞曲例商周之雅頌殆所謂自然之音者耶劉氏之書亦遵顧氏厥有駁正自

謂攻瑕護瑜良然夫太師陳之則爲詩奏之則爲樂皆音故之以而後人叶之者或騎牆鑿空發的而不盡中自顧氏作本音而詩可不叶而自叶自劉氏作叶音辨譌而詩有一定之叶而無餘叶其理同學者繇是可以詠詩可以審音可以識字其效同

古香閣詩序

隄糜瀦滑側釐光一卷烏絲織鳳皇老輩吟壇勅敵少洛如會裏看飛揚詠到人倫寫到情鋒毫鏤出最鮮明山川不吝精華洩又見風騷陸士衡此予曩題青棠詩卷之二章也老輩謂同年陸堂也青棠之大父行也陸

唐堂集 卷九
堂舉洛如詩會於當湖奉槃敦皆名士其一青棠也名
天錫字畏蒼者也人倫者青棠一歲孤母夫人育而教
之從弟念劬亦孤青棠爲詩溢孝友之至情於紙墨之
上故云也夫子論詩事父事君者倫之惇也興觀羣怨
者情之肫也是青棠學詩之大原也浙學使舉其優行
母之苦節顛有司而請旌故其詩皆南陔白華之情文
也當湖之秀鍾其兄弟同負俊才如晉二陸故方諸士
衡也方諸士衡者專以才而名之也若士衡之矜氣躁
心青棠則消除而莫之萌也嚮館祭於予小阮魯望學

登所始獲一接其風度也旣而郵其詩索序此前二章
之所爲作也旣而索之不已缺焉而未之諾也今歌鹿
鳴與計偕梓其詩爲行卷造吾廬而申前請於是取前
二章之義而釋之也釋之也者序之變格也將見青棠
之信友獲上而發摠忠孝爲笙鏞爲絺繡者其斯卷之
爲之權輿也則予雖老憊或尙能爲謚之序都也予所
識當湖名士若笠亭抱青今浯開山鐵珊筠客諸君見
此文必相賞以爲質而不誣也兼訊陸堂以予之釋詩
序詩爲何如也

玉屏詩鈔序

雍正初急吏治材兩闈所舉進旣例銓又出席吉士爲
州縣五年復 詔天下學校生員可任民社者郡邑以
名薦大吏考驗等差以聞 大廷召見而登用之奉賢
學生 君惺齋繇是試江西星子令君明太師文貞公
元孫仕宦其世業也尊人宿儒教子一經是故浸飫家
學未冠籍博士弟子試於鄉十積不售居恒以相門華
胄經濟自雄盱衡天下事沈謀銳氣一往辟易旣淹滯
於衿佩久發憤爲詩至是始膺薦辟撫藩交獎遂引
見乾清門授一官計是時年及艾矣服政六十日遽罷
歸夫懷抱利器以治盤錯卒卒不獲攄所長大彰聞於

世則益伏邱園攻歌詩謳吟太平以自樂會顧氏醉白
池有風雅之聚乃亦闢東軒狎主倡和而後予始識之
胡髯皤腹談笑聲徹藩垣外蓋俊爽坦率士也聚必請
數題問某體某韻衆方吮毫覃思已簸簸滿紙先座客
起頗不能飲觴政交作則鼓勇拍浮抵掌扼腕憤世嫉
俗淋漓酣嬉倦而枕石臥矣風止殆似古人云星子晉
彭澤地太尉陶長沙公會孫以徵士作八十日令曷其
極相似耶詩間亦學陶而精悍之氣不掩則人各有真
性情也詩之真者性情者之爲之也人生於世閱歷深
者饜其味耆好至者收其報昔之估畢風雨信宿於場

唐書集 卷九
屋以暨待詔輦下縮符百里棲枳棘而捨榆枋與今之偃仰林泉譎風而弄月厥味甘苦先後既備嘗之厥報豐嗇當不以彼易此於是刻詩五卷請予序者屢矣久稽之故詳次之俾見者可考

松桂讀書堂樂府序

漢采秦楚之聲而立樂府孝惠二年有樂府令夏侯寬文景時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知不始於武帝延年蓋至是而極盛大備云人曰樂府興而三代之樂亡顧玩其辭實有六義之遺不同者音耳魏晉繼響浸淫至南北朝起鄭衛之聲雜羗胡之曲唐人若李杜

元白韓孟李賀張籍王建之徒振古矧新炳焉與漢同風至宋元以詞曲充樂府而漢以來之樂府遂亡明大家往往擬作咸有可觀于鱗翁離東門行等篇剽摹斷爛不作可也考漢郊祀房中樂載於班史鴻文鉅製歷代取法而迥莫能逮朱鷺等曲則或澀句讀艱訓詁但以諧聲有音無義故後代按曲易名篇句亦別固知膠柱不如改弦其他曲部哀積汗漫難竟所謂長簫短簫清調瑟調法已不傳矣予少壯時頗好之仿其辭旨音節斷題取義不盡合於本章以肖自喜以贗自愧俄而曰不爲而姚子平山獨優爲之今梓其詩用樂府壓卷

唐室集 卷九
古近體次其後體各有名人爲序而首以樂府屬予嘗
讀幾社詩吾郡前輩必討源風騷批根漢魏味必醲至
聲必高渺不似世人狎習凡近視唐以上爲洪荒黠者
署古題於三五七言而嚇曰樂府枯也而釵之腊也而
璞之然乎哉平山匠意冶句曼衍百餘篇無不神解吻
合意其游心冥悟逃追司馬協律輩相和於饒歌鞞舞
之間而得其不傳之逸響歟世有賞音安知不胥被之
弦匏視彼雙鬟餅師謳黃河而歌渭城者何如也予請
以蕢桴土鼓先之

淇竹山房集序

予童時聞距所居數里有朱氏贅壻新安吳君弱冠負
妙才應雲間郡邑試受知魯守南令名噪一時又聞其
歸故里督學許公擢冠徽郡爲諸生旋食廩自是不相
聞者五十年縉雲訓導朱君其旋自新安來數以詩質
予一日偕其婦弟來謁奉一編所謂淇竹山房集者再
拜而進曰吾外舅吳映川先生之作也歿五年矣孤贊
平將雕木以傳而乞一言爲重受而讀之卽曩所聞吳
君者也乃今而見其書如見其人則心喜遂釐爲十卷
而序之曰吳氏自御史少微公崛起新安本經術以文
體顯唐代其源遠矣前朝文獻若程克勤宗伯汪伯玉

司馬彪炳國華席榮膺之勢凌厲震蕩海內靡然從之
明史載於文苑匪直其才超也亦地實使然昔王充論
呂覽鴻烈人不敢訾一字者家富官貴也貴故得懸諸
市富故有千金副誠哉是言映川山居奉親授徒講道
以其餘事爲詩賦古文滙家學之源流斐然作者而淪
落不遇明經以終以彼其才卽施諸廊廟臺閣何渠不
如程汪而地則限之是故文人亦有幸不幸焉予所見
歛宋和介山文入先秦詩入漢魏迥趨近賢寓京師以
老子贈詩曰文苑他年傳黃山一布衣後客死無子所
著雪晴軒集未刻予葺通志載其姓名於文苑以爲無

愧映川則有賢子佳壻刻其遺書而求千里外不相識
之人而豈知卽數十年前極相慕之人而序之以視介
山不又有幸不幸耶凡人事之離合顯晦有數存焉于
古文人蓋同此一慨也

勝朝邦彥畫像序

讀畫如讀史畫周公負成王者興畫紂踞妲已者衰畫
古人者所繫人心世教非尠也操畫政在上則雲臺煙
閣必功臣將相一時之傑雖高士名流不得與操畫政
在下若王弼州所贊吳中往哲畫像則鉅公名卿以至
壽翁山人咸載史料有明三百年文獻具矣微別於史

者史列賢奸畫往哲則善善長未見宵王之醜顏而就
列者徐熊徵氏遊吳見而慕之念吾松人物何減吳歸
而亦畫勝朝邦彥登錄如弇州但弇州不能畫而就人
畫政不已操肖否未可知熊徵能畫所畫又非尋常人
從故家大族名士之裔得之皆前朝佳手所覲面傳神
者真本流傳臨摹宛然當其得意解衣盤礴明峰泖間
元勲忠烈耆德騷雅隱淪之徒周旋阿堵栩栩而欲活
而一代之興衰亦寓焉是操畫政在人不如操畫政在
已且天能生賢哲不能使不死既已形銷骨朽矣追而
起之丹青之上縑素一日不壞則形軀一日不滅畫之

功與造物者侔古之人歟曷幸而生今人之手哉既成
屬予做弇州爲贊弇州之世明未有史故述行事作傳
贊以待采擇今所畫或著明史或見郡志固不待予贊
一辭孫可之曰文章如面熊徵所畫之面皆文章也雖
子長何史爲故但序其事於端熊徵欲畫予像附見用
酬序勞予則未暇若興朝歷今百年雲間邦彥彌盛
業操畫政倘蒼萃爲之則傳贊予不辭若弇州之在明
言明焉

陸堂文集序

衛武吉甫周詩人也篇什外無文章京毛服鄭漢經師

也傳注外無文字天賦其材質有量而人之役其心力者易竭故兼難陸堂先生生今之世兼古人所不能兼以立言郁乎盛哉易尚書詩禮春秋之學出而吾奉之爲經神解頤折角者退矣古今體詩正續之集出而吾又推之爲騷將撚髭嘔心者卻矣最後自刪訂其文集爲二十卷寓書屬予繫以辭受而讀之漉漉乎其海乎騰騰乎其龍乎鑠鑠乎其星斗乎目炫心震而烏乎測之吾方以湛深經術微言精義者測之俄而議論叙事颺馳而霆擊老生宿儒舌撝而不敢下吾方以載籍極博考据辨證者測之俄而清思遠旨吐棄一切才人學

人無所置其喙吾以高文典冊挾天華國者測之而幽而尋諸煙霞林壑樵音梵諦罔勿宜吾以虛明超悟澄心見性者測之而繁而試諸經世濟物稽朝章條時務罔勿達吾測之以繩趨矩步謂其以法勝也而又或端倪變化猝然尋之不見其首尾吾測之以渾淪包舉謂其以氣勝也而又或羅縷切實如布帛菽粟之用吾測之以周情孔思謂其以理勝也乃今而後曰庶幾得之矣要唯斯文以爲已任夢寐通而心腑靈故蘊之也精以醇發之也闕以肆而猶自謂道不足而文勝夫文之所在道之所在也吾雖無以測之而有以知其行遠而

傳後必也於是陸堂齒尊而言立蓋予晚而交陸堂自
同入翰林見初月而叩月生於西之說談二雅而聆夏
革之義白駒黃鳥之所以相次知其長於經同撰文稱
旨受內段之賜而知其長於文同充明史纂修官知
其長於史贈予閩行以詩知其長於詩是時羣書未出
也已不能以一端測又弊濶久雖知之而未盡也迨次
第梓行其副墨而供予雜誦則既推奉如前所云矣至
是盡讀其文則又有若今所云者雖測而知之譬猶跳
鼃而望洋躍蜈而雲翔流螢而映列宿之光如之何其
能序之耶

衛氏世譜序

譜猶史也衛康叔之後以國爲氏世籍衛州汲縣其著
於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之史者或居河內或東海或安邑
或陳留或居代或居洛陽或河東而遷秀州之華亭者
至宋而允恭公始見於譜至禮部侍郎膚敏公始以華
亭人著於宋史其從子文節公涇生華亭之蕭塘而文
節祖朝散大夫闕由華亭遷崑山之石浦文節曾孫圭
又由崑山遷常熟今宛山其派也文節九世孫弋又由
崑山遷嘉定故華亭崑山常熟嘉定四邑之衛皆祖文
節而各聚爲族顯名者衆若都督僉事青宣城伯頴著

唐書集 卷九
於明史亦華亭人族蕃居散譜系或缺宛山裔孫某倡
其羣季大修世譜合四邑之世系可稽者次第之而嘉
定楫華亭自浚常熟淇芳咸與考訂之役以予與華亭
諸衛兒女媼也使序不得辭按文節公崛興孝光寧之
朝爲南宋名臣而史不立傳其及第歷官執政罷薨僅
見於三帝本紀宰輔年表而已其贈諡亦不載其疏劾
韓侂胄陳自強奏舉李燔真德秀陳韓范應鈴趙必愿
徐範而諸人傳中又絕無一語及文節其弟湜作禮記
集說有功聖經而儒林傳亦無之豈張起巖歐陽元輩
偶逸之邪抑故削之邪有一於此不可爲史官隋之王

通史無傳而附見於唐書弟績之隱逸孫勃之文苑其
爲名儒昭昭也宋史無公傳而散見於言行錄歷代奏
議郡邑志其爲名臣昭昭也文中也文節也而史失之
惡在其爲良史哉文節逮今六百載縣縣繩繩其賢者
建宗祠而修族譜務精以覈豈唯譜是修雖史才何慊
焉歎其祖德深矣

稀餘留藁序

諺云相匠易爲匠難昭明梁文匠也合周秦漢魏晉宋
齊梁人之製而相之其選若繩墨乃其自造賦七序啓
刮摩設色不離六朝相文若相馬之臯易而爲文若爲

鑿之慶難惜乎三十而死也吾郡有文匠曰盧文子先生合唐宋八家之製而相之又相杜曰闡又相左曰分國若考工然是豈易事哉及其所自造周規秦矩章相變化見者驚猶鬼神而國工爲之則不難當是時先生老矣斲輪者年七十得手應心捶鉤者年八十不失毫芒曰稀餘由七十而之八十之所作也而惜乎前此之不留也凡賦記序論書說五十七首其孫月川梓行之吾於洛誦益歎弓冶之良

江湖閒吟集序

漳浦王子直夫負重名繇教習叙勞出宰金山縣俄罷

僑洙涇日著詩寫其小雅離騷之心以當絲竹荒江廢圃雜於權謳樵唱賞音無人則遙慕黃子爲鍾期蔡邕也者郵新集千餘篇而寓書以告曰道少孤誦先人遺書長而嗜詩無師授邑侯四明陳公授列朝詩集則嗜崆峒學使歸安沈公授唐四家則嗜摩詰授宋四家則嗜放翁乃縱觀古今以靈妙變化爲上卓犖自然者次之雕鏤藻績不與焉時同學蔡梁村侍郎藍鹿洲太守治古文道治詩竝驅爭先二君序道鹿臯集詳之矣旣遊京師質之海內巨公而名場俠窟聲華相競不敢以淫哇亂大雅故所存絕少所謂京華藁高安朱相國仁

唐堂集 卷九
和沈侍郎爲之序自是作吏江南簿書間之期會迫之
註誤及之彈劾隨之而我歌且謠不以患難廢此江湖
閒吟所爲作也或曰其江湖而有魏闕之思也或曰洙
涇者左申江而右泖湖也瓦礫之中或墜金玉淘之汰
之庶幾有之昔左太冲所學未逮班馬揚雄而三都至
今傳者有元晏之序也先生豈無意乎將執鉛槧以從
而受繹徽焉黃子受其詩讀竟而序之曰潮州退之海
外子瞻江湖直夫厥詩配焉靈妙變化孰有加於其所
自言爰述書辭以冠簡端

唐堂集卷十

華亭 黃之雋 石牧

送序

送宋魯若序

宋君始仕得廣東布政使司之經歷其署在廣州距吾
松四千七百里計五旬可至君到任以四月而以正月
行何豫耶古稱宦遊君殆以春之九十爲遊計邪當其
辭青林拂白苧徘徊金閭之間發軔三百里猶出門屏
而下堂塗也由是而江行達於豫章名山巨浸之映發
攬之而溢於腕覽之而浮於睫乃自此遠矣鼓楫十八

灘至庾嶺則又雲皚皚石齒齒造物者所設以盪風騷之胸而給羈旅之賞也由是舍舟而陸以抵乎廣州廣州大都會也尉佗之所經營陸賈楊孚之所紀載其土之所產水銀丹砂鍾乳珠璣銀錫其飲食麵木酒花蠔粉糟鮐糖霜蒟醬其果人面檳榔綠欖丹荔花田栽素馨澗生蒲九節奇峰靈洞名泉巨浦仙踪異蹟不可勝原得此以爲遊之地重以春之正二三月爲遊之天而又宦遊也奉王命官茲土其樂不什伯於遊者之爲遊也哉君又工畫足之所經目之所注灑灑於胷而滄滄然流諸其手甫下車吾知雲氣之空涌於囊也

送陳孚中序

陳君孚中從其從祖巡撫公赴京師予亦還江南竝舟浮湘岐路臨分孚中贈詩二百八十言曰非以求和也雖然亦望子之以言贈我也予應之曰君欲聞文章道義之說於僕歟則僕失學無狀懵於大道爲益鮮矣抑欲聞涉世干祿之說於僕耶則僕乃不善涉世干祿之尤者也雖然鑿而戒之則亦庶乎其可以益矣夫僕形骸土木舉止犖軋罔識趨避見侮狡猾盍鑿其駮而逞於黠有觸卽發心急慮短取咎獲戾尤悔已晚盍鑿其躁而馴於婉禮俗離脫心思散逸斡旋不週此顧彼失

唐堂集 卷一
盍鑿其疎而純於密相機必鈍趨炎不蚤營求舛錯遇事執拗盍鑿其拙而入於巧執德不弘嫉惡太嚴動輒露角笑乏脅肩盍鑿其方而妙於圓唯理是泥拘繩束準不知權變泛應輒窘盍鑿其迂而趨於敏交必決擇言報未同懷刺漫滅徑竇勿從盍鑿其介而務於通酒酣無聊牢騷發憤傲睨不覺劇談無隱盍鑿其放而飭於謹黑白太分至察無徒人趨不趨去邪若汙盍混於黨而戒其孤喜怒易形機械盡剗內撤城府外露肝膽盍習於險而戒其坦事去粉飾言根見聞色取所羞質實不文盍緣於偽而戒其真是是非非率我胸臆繇中

徑行浩氣所激盍便於佞而戒其直夫方介真坦孤直僅可古處不可合時駸拙疎躁迂放僅可自適不可諧世僕蹈之而亦自鑿之而亦且戒之而成於性而膠於質而未有以改也若夫圓通謹敏婉密美德也誠可爲已利黠巧險僞黨佞凶德也然可避人害遊於天下而有利無害遊孰善焉贈人以言而俾其有利無害益孰多焉僕惟冀有益於君故不憚自暴其過如此

送許子遜之西粵序

湘灘予與子遜舊遊地予去粵四年山川道里之險遠固時時有所驚愕於心者何子遜不憚役役經里門如

唐書集 卷十一
傳舍適荒微若樂土子遜其不近人情也哉雖然士生於世不入承明受筆札爲司馬長卿之文章卽當訪名山大川爲司馬子長之文章子遜故樂此而不疲耶子遜抱負異才年四十餘不第於春官遂觸炎暑走六千里外依人於嶺表僕僕於瘴鄉此其意必有不得已而爲此者予聞粵之撫軍高公學使徐公交延以模楷其粵士故子遜之應之也如赴其家都人士爭挽留之則望望然去然則子遜非不得已也誠樂之也夫違志之舉慷慨而趨之非意之遭倉卒而赴之此豪傑之所不免而儒者所謂安命隨遇待時也子遜之心惟予知之

而獨恨其遽舍予以去也故爲疑辭以送之

送王檢討給假還金壇序

記曰事君難進而易退漢階王先生爲名諸生二十年始舉於鄉又九年成進士入翰林年五十餘矣其進也可不謂難乎先是詞臣病假在籍者休致

今上元年悉起之四年詔病者許暫予假不休致於是漢階遂乞假以去距其授檢討甫三年其退也可不謂易乎雖然予疑之蔡澤之諷應侯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陳希夷之器錢若水曰急流勇退先生之功未嘗成而流未嘗急也且夫先生挾用世之學仕於朝曾

不少抒其偉抱以自見又當
天子廣用賢才之時而遽乞假去得無循其序則躐耶
裁其勇則過耶或曰先生之離其鄉而來也良常曲阿
之雲林釣遊之區泉石之墟違而去之五年矣烏禁其
不思誠思之又乘其機烏禁其不歸然則世或離其鄉
倍於五年之久離其家無力以致妻子之聚其思奚減
於漢階顧欲歸而或時有所未可勢有所未能例有所
未合中類抵藩之觸而外涉雞肋之戀其於先生之行
也疑之乎羨之乎

別宋介山序

介山予鄉人客京師三十年不歸矣始予一至京師見
介山詩於僧壁再至京師見介山文於族人所顧未識
其人洞洞然不存一介山於胷中也三至京師始識其
人盡讀其生平所爲文於是胷中時時有介山今別介
山歸矣而介山未歸恐一日不見一日胷中有介山十
年不見十年胸中有介山其奚堪我胷中擾擾焉日念
一介山也哉古六經之文一變於戰國再變於東漢之
季三變於宋戰國變經而爲子奇詭馳驟別開疆域也
東漢之文滯猶不失六經之樸茂凝重漸於魏六朝初
唐而靡矣北宋之文緩猶不失六經之昌明條鬯漸於

南宋元而濫矣而介山之文則溯秦漢而規檀左譚理
論事老莊也記叙盲腐也詩亦如之然予試以問長安
之人又不盡心傾介山者則文章之源流向背可知矣
此其爲介山之文乎可慨也已昔者韓慕廬陳滄洲孫
莪山諸公先後交於介山最知介山之文欲貴之欲富
之欲歸之往往圖未成而或死或去於是介山貧賤落
魄年六十有八不能歸矣介山曰予安得歸哉予安得
歸哉斧資金百葬親金百買屋構一樓金百田園數畝
金百飲食待賓客金百嗟夫介山之賣文也而安得此
多金耶然則介山其遂不歸耶然而介山歸則未能富

則已富矣貴則已貴矣著書十萬言囊括盡千古可不
謂富乎抱道自高布衣而不屈軒冕可不謂貴乎挾是
而歸勝於畫錦也爲介山圖有金亦歸無金亦歸可也
請與介山論歸疏廣賜黃金賀知章乞鑑湖歸也季子
金盡裘敝長卿家四壁立亦歸也譬之於文介山不肯
汗漫其文於無所歸是故叙事歸左史議論歸子詩歸
漢與杜高門厚藏以成其家乃獨汗漫其身而不歸然
則介山之力餘於文而獨不餘於身焉以圖歸豈可也
哉或曰丈夫者天地爲逆旅八荒爲階闥可以歸可以
無歸是說也願介山勿聽予先介山歸矣介山何日歸

慎無使予胷中擾擾焉念介山也

送
北上序

之北行也志甚勇昔人譏弇州傳鉅公輒及其為庠諸生時試高等廩學宮為非體蓋生平出處人品宦績卓卓繫其大者食餼冠軍小事也國學者選於庠諸生而登之也納粟入監者人視之則不如庠諸生然其中掄大魁為鉅公聲采訇耀於天下在我朝亦眾矣
之行也儲其廩膳束修之所入將援營田例入監就鄉試於順天而旁人議之曰非計也廩十二年科試又第一方領批赴南省期近矣一匪棄其不惜且

夫等舉也而必北之遊衝埃犯暑桂玉羈旅予曰勇哉生之志戀棧鴛也跳坎鼃也冀之馬溟之魚皆自北行矣空其羣耶化而飛耶授此文以壯之

送趙丞之湘鄉序

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氏非古常法也予歸里未三歲我吳撫軍凡五易我松郡守六易婁邑令亦六易其官或真或攝或黜或改蓋不使上下狎習以滋玩長奸而婁主簿趙君則在任五載始積前訓導俸遷湘鄉丞以去君嗜風雅蚤游於阮亭竹垞峩山滄洲諸公而寓志東籬贈言皆海內名士故簿婁或方之賈長江

云湘鄉今屬長沙郡自東漢始設縣唐緊宋中楚名區也君往而貳其長於邑無所不當問得餘暇嗜風雅如簿婁時乎

天子急吏治雖下位抱偉才者得達於朝不次擢如曩周侯以崇明丞署華邑旣實授尋超擢我郡守若是者屢矣君往湘鄉策勛績以蒞大任是宜不徒嗜風雅爲高如彭澤所爲也予嘗泛舟長沙湘潭醴陵間詠歌江流弔屈賈於蒼莽而民情土俗之醇漓不問焉者過賓事外也君往湘鄉受事於其土達其政以風南國庸非丞職乎徒日哦二松間君必不爲曩趙侯繇長沙郡

丞擢我郡守君之兄子也而君今又丞其屬縣循吏一門相望後先楚誦興矣丞之不次也爲周侯丞之相繼也爲趙侯予蒞其來矣

送馮少司寇序

聖天子知人善任使儲才百司而收效六卿如此其捷以彰也昔虞廷十二牧不參九官出爲方伯入爲卿士唯周室有之必其才器宏碩敷歷庶政而有餘又學問淵穆老成慎密以作之本是故措諸中外罔不攸宜若周禮小司寇以佐秋官掌邦禁職綦重焉非懷仁輔義明允篤誠不足以勝任而樞李馮公遂由藩伯爲是官

自公之蒞上江甫半載擢副都御史晉今職身未行而
官屢遷歲一基而命三錫公歛然而人羨之謂除轉何
數遭際何盛仰惟我

皇上之用人也於羣下之賢能等差若日月之照臨纖
毫無所遁其登而庸之也若星辰之位置遐邇高下各
當其所其推遷之需疾先後若涼燠雨暘之幹運於自
然因時而及應候而至是故蚤識公於州守引見之
日歷試之郡太守四郡觀察使以老其材而不爲滯連
擢屏藩卿貳以去晝日三接而不爲驟也人習見公所
治漕粟錢穀之事賦政於外以表率其屬者業優優爲

之一旦入朝貳爽鳩侍 黼屐厥匪懈於新猷麗而爲

斗台沛而爲霖雨者不知更當何如而吾謂不待異時
而知之何則唯有體者而後有用譬諸大木縱之爲柱
衡之爲棟皆明堂之材也譬諸美玉園之爲璧方之爲
琮皆清廟之器也體之全矣唯用所適是大臣之學也
夫具大臣之學以行其道書臯謨甫刑之所陳易噬嗑
中孚豐旅象辭之所繫五聽三刺之禮例成之制旣原
本經術蓄之深深舉而施諸槐棘之間油油如也達之
於六曹而不窮者也公行矣

天子治益求治期於無刑虛席以待番番之黃髮而我

唐書集 卷一
郡清河公方攝大司寇事喜哉良哉公至上而弼諧下而協恭臣隣感名和氣翔洽吾方爲公歌卿雲不徒爲公味甘棠

送王給事視學廣東序

雍正十一年冬吾鄉東麓王先生以吏科給事中督廣東之學政 陛辭奏曰臣侍輦下逾十載家有兩母偕年七十餘違色笑久今奉 簡命使粵願取道於家得一覲母唯

皇上之賜

上嘉其孝詔給假省親一月既至騶從導擁於郊車蓋

闐溢於門奉

敕書於堂拜母於闈里閭豔之謂希有

盛事雅之四牡所以勞使臣也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不遑將母又曰將母來諗昔之盛王俛體臣隱而反覆

慰勞之僅見於虛辭然已肆爲燕饗之樂垂之聖經矧

今日上下之情通公私之義盡懷歸而歸將母而將實

事昭著不令人感激慕悅者乎先是 朝廷加意廣東

之士增設學臣分治之肇高廉雷瓊羅爲嶺西而廣韶

南惠潮連爲嶺東則今者君之履也羅浮庾嶺曲江之

勝胥隸焉使者駐會城以按諸部無涉海之險閱五十

三學之人物而整齊次第之若漢楊孚唐張九齡趙德

區冊宋余靖崔與之明梁儲翁萬達之事功倫文叙之
德望陳獻章湛若水之理學孫蕢黃佐梁有譽之文章
豈今無其人唯山有木唯其雕之唯卅有金唯其鑄之
君之爲歐冶匠石於嶺海之微也詎惟粵士慶實朝
廷之慶公明者校士之矩而不可偏也

今上御極而後稷旨疊諭學政澄肅於上士習觀摩於
下聲教暨訖無有遐邇况東粵山川人文磅礴發皇之
壤哉人必有優而無劣文必有醇而無疵雖鄒魯未能
崇其醇抑其疵優之而不濫劣之而不枉則可以作其
氣而同其風培其根而收其實寬以敷之誠以動之大

以容之嚴以尊之徒曰公徒曰明未足盡之也君居言
官旣以言語爲職今爲學政政事之所出文學之所司
綜三科以貫之矣四牡載途而詗

天子以將母是冉閔之行也仕以行道忠孝之間道莫
大焉學以明倫君親之間倫莫大焉於是假期屆矣而
遂行詩所謂載驟駸駸者也夫奔奏王事以儲大用者
方權輿於此行而

聖朝之錫類以祿養其親寢熾未艾可知也世有詩人
叙其事以美之被於聲歌則宵雅復作矣

送蔣教授歸里序

蔣先生濟航稱予古文而序之謂讀予送趙丞序始濟航之文根柢孟子出入周秦諸家大不類今之古文宜予稱之耳濟航曷爲稱予得無亦以頗不類今之古文耶其不類同也同乎不類之謂類也易曰同氣相求各從其類也濟航以名進士教授吾郡值趙丞爲婁簿晉湘鄉丞求予文以壯其行雖遷官然回翔下僚故勗其奮功名以自振拔亦求文於濟航則極稱予文無以加不肯作夫虛衷者吉讓善者昌面諛背誹者惡爭長傲短者凶違凶惡而趨吉昌觀濟航之於文其爲人可知已顧以卑位微秩旣不足行其道爲諸生所誤被劾以

去雖罷官其色怡然其胷浩然歸而歸耳豈以一教授得失可榮辱吾蔣先生哉於行也亦求予文以送之勗哉濟航著書守道以立不朽天之所以豐之者至矣嗇於官庸何傷

題春暉圖送顧中翰南歸序

何所事君親而已何所志忠孝而已子不忍一日忘其親溫清終其歲定省終其日不得已而遊也不遠其遊也存則懷吧咭之思亡則有蓼莪之悲唐詩人亦比其心於寸草而欲報三春之暉者也臣之不敢一日忘其君其皇皇如也亦然無錫顧先生震滄覃思閱覽明倫

之士既失怙連擢高第以榮其母太夫人名揚親顯矣
以中書舍人名對不稱旨罷遂歸而事親不復出
予視閩學強致幕中未幾太夫人春秋八十力辭而歸
蓋家既貧又不祿仕不免爲遊子斯圖所繇作也迨予
罷歸杜門不相聞者九載會開博學宏辭科內外大臣
各以予與震滄名薦於朝不期而集京師則震滄泣
然出是圖俾序名賢佳什皆八十時祝延之言而太夫
人已前歿四年矣嗟夫震滄痛不復見其親見圖如見
親故挾之水陸三千里寢食羈旅而不離於身可不謂
孝乎移孝作忠事君於是始矣昔

聖祖肇開是科人材鼎盛家賈董而人班揚越今又六
十年

世宗詔於前

今上繼之闢四門頓八紘雷動雲集而卿相慎重其選
不逮昔什之三予不終試已矣賢才若震滄不獲階此
以升諸公而抒其事君之志宜其抱是圖而遙歸也雍
正之元歸奉其親乾隆之元歸奉其圖事亡如存孝思
未矣求忠臣於孝子震滄其終不出而事君也乎

送陳和叔之山東序

吳有鳳其離長洲而摩阿閣也有貢之者至則無所巢

恒苦饑乃去而翔於太山斯豈鳳之所樂耶或曰意者其非鳳也誠鳳曷爲其若此則請觀於鳳厥采錯五色厥聲中五音膺翼燦以章節足鏘而諧誠鳳已唯鳳宜其恒飢而不樂也然則世無知鳳者歟夫人而知其鳳也奮其苞而衆著於人之目也引其吭而衆著於人之耳也爾自鳳耳人無所用諸天之賦鳳有命此其鳳命耶九峰之陽有鳳焉失其故池而遊人間與鳳相遇相樂也一遇於秦淮再遇於燕臺每見鳳輒退而慚已之非鳳焉且夫五樓雙闕羣鳳之所萃止也而是鳳也不能一日棲食其中者何耶粉黛豔冶不憐姬姜孔翠華

紛奚待鳳皇鳳其行哉濟河海岱之間有鳳焉其往焉依資其竹實可以療饑鵬息而鴻冥增修其德而忘乎鳳者之爲鳳也而後一飛而颺颺傳于天一鳴而雝雝于高岡而後乃衆著於鳳之非非鳳矣若夫九峰之鳳則衰矣

送程元叔之閩序

乾隆二年春舊同安令程君元叔以閩制府薦得名見殿中復其官仍赴閩需缺昔丁未之歲憲皇帝特選用下第舉人試以民社而元叔與焉齒甫壯耽視石渠芸閣以繩其祖不欲汲汲小試於吏治而

引見之日溫綸訓勉如家人遂感激奉命往閩至則署
泉之同安僅三月而去閩前後大吏材元叔惜其放廢
俾協理各鹽塲以收其效者殆十年所矣至是復承
明詔以行吾知元叔可慰廉頗用趙之思而閩人且相
慶而迎郭伋之再至也閩吾舊遊地山水雖峻險然奇
而靈民俗雖狡悍然慧而易喻理學之邦也誠撫字而
保障之以仁行義未有不馴以化者守令數易非民之
福嚮使元叔十年之久握符治民必大有造於其邑不
俟今日矣然因是以材彌練識彌廣人情彌習則元叔
今日之爲政其大不同於同安時可知也今大吏之權

雖重謂必善事其長無所曳掣而後克行其道猶世俗
之見耳蔽賢爲不祥而同升謂之文其事在彼也聽之
而已若夫被

兩朝之恩親見

天子歷一邑復受一邑而父母之內盡其心外盡其職
其事在我也勗之而已夫大臣之起家孝廉縣令者衆
矣存乎其人豈必豐於命哉



